



格致餘論序

素問載道之書也詞簡而義深去古漸遠衍文錯簡
仍或有之故非吾儒不能讀學者以易心求之宜其
茫若望洋淡如嚼蠟遂直以為古書不宜於今厭而
弃之相率以為局方之學間有讀者又以濟其方技
漫不之省醫道隱晦職此之由可嘆也震昌三十歲
時因母之患脾疼衆工束手由是有志於醫遂取素
問讀之三年似有所得又二年母氏之疾以藥而安
因追念先子之內傷伯考之瞽闕叔考之鼻衄幼弟
之腿痛室人之積痰一皆歿於藥之悞也心膽摧裂
痛不可追然猶慮學之未明至四十歲復取而讀之

顧以質鈍遂朝夕鑽研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又
四年而得羅太無諱知悌者為之師因見河間戴人
東垣海藏諸書始悟濕熱相火為病甚多又知醫之
為書非素問無以立論非本草無以立方有方無論
無以識病有論無方何以模倣夫假說問答仲景之
書也而詳於外感明著性味東垣之書也而詳於內
傷醫之為書至是始備醫之為道至是始明由是不
能不致疑於局方也局方流行自宋迄今罔間南北
翕然而成俗豈無其故哉徐而思之濕熱相火自王
太僕注文已成湮沒至張李諸老始有發明人之一
身陰不足而陽有餘雖諄諄然見於素問而諸老猶
未表章是宜局方之盛行也震昌不揣蕪陋陳於編
冊并述金匱之治法以證局方之未備間以己意附
之於後古人以醫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
曰格致餘論未知其果是否耶後之君子幸改而正
諸

格致餘論序終

格致餘論目錄

飲食色欲箴序

飲食箴

色欲箴

陽有餘陰不足論

治病必求其本論

滯脉論

養老論

慈幼論

夏月伏陰在內論

豆齋陳氏方論

痛風論

痰瘧論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

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脉問證論

大病不守禁忌論

虛病痰病有似邪祟論

面鼻得冷則黑論

胎自墮論

難產論

難產胞損淋瀝論

胎婦轉胞病論

乳硬論

受胎論

人迎氣口論

春宣論

醇酒宜冷飲論

癰疽當分經絡論

脾約丸論

鼓脹論

疝氣論

秦桂丸論

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經水或紫或黑論

石膏論

脉大必病進論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辯

太僕章句

新定章句

倒倉論

相火論

左大頤男右大頤女論

茹淡論

吃逆論

房中補益論

天氣屬金說

張子和攻擊注論

目錄終

格致餘論

金華朱彥脩撰

飲食色欲箴序

傳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予每思之男女之欲所關甚大飲食之欲於身尤切世之淪胥陷溺於其中者蓋不少矣苟志於道必先於此究心焉因作飲食色欲一箴以示弟姪并告諸同志云

飲食箴

人身之貴父母遺囑為口傷身酒酒皆是人有此身飢渴游興酒作飲食以養其生嗜彼味者因縱口味五味之過疾病起病之生也其幾甚微饒涎所牽

忽而不思病之成也飲食俱廢是貽父母醫醫禱百計
山野貧賤淡薄是語動作不妄此身亦安均氣同體
我獨多病悔悟一萌塵開鏡淨曰節飲食易之象辭
養小失大孟子所幾口能致病亦敗爾德守口如瓶
服之無斃

色欲箴

惟人之生與天地參坤道成女乾道成男配為夫婦
生育攸寄血氣方剛惟其時矣成之以禮接之以時
父子之親其要在茲睠彼昧者徇情縱欲惟恐不及
濟以燥毒氣陽血陰人身之神陰平陽秘我體長春
血氣幾何而不自惜我之所生翻為我賊女之耽兮
其欲實多閨房之肅門庭之和士之耽兮其家自廢
既喪厥德此身亦瘁遠彼唯薄放心乃收飲食甘美
身安病瘳

陽有餘陰不足論

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
故氣常有餘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為萬物父母
天大也為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天之
大氣舉之日實也亦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
陰稟日之光以為明者也人身之陰氣其消長視月
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
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以養陰

氣始成而可與陽氣為配以能成人而為人之父母
古人必近三十二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成
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禮記注曰惟五十然後養陰
者有以加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
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
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十年之視聽言動已先
虧矣人之情欲無涯此難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
可以供給也經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
內故陽道實陰道虛又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
氣不足觀虛與盛之所在非吾之過論主閉藏者腎
也司踈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

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
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而踈泄矣
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
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
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火大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
水衰況腎水常藉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
諄諄於資其化源也古人於夏必獨宿而淡味兢兢
業業於愛護也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
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
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真而為來春發生

升動之本若於此時添嗜欲以成賊至春升之際下
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
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
月廓月空亦為一月之虛大風大霧虹霓飛電暴寒
暴熱日月薄蝕憂怒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
勤動又皆為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
止於一日之虛今日多有春末夏初患頭痛脚軟食
少體熱仲景謂春夏劇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俗
所謂注夏病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夫當壯年
便有老態仰事俯育一切墮壞與言至此深可驚懼
古人謂不見所欲使心不亂夫以溫柔之盛於體聲

音之盛於耳顏色之盛於目馨香之盛於鼻誰是鐵
漢心不為之動也善攝生者於此五箇月出居於外
苟值一月之虛亦宜暫遠惟暮各自珍重保全天和
期無負敬身之教幸甚

治病必求其本論

病之有本猶草之有根也去葉不去根草猶在也治
病猶去草病在臟而治腑病在表而攻裏非惟戕賊
胃氣抑且資助病邪醫云乎哉族叔祖年七十稟甚
壯形甚瘦夏末患泄利至深秋百方不應予視之曰
病雖久而神不悴小便澀少而不赤兩手脉俱澀而
頗弦自言鬲微悶食亦減因悟曰此必多年沈積癖

升動之本若於此時恣嗜欲以戕賊至春升之際下
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
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
月廓月空亦為一月之虛大風大霧虹霓飛電暴寒
暴熱日月薄蝕憂怒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
勤動又皆為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
止於一日之虛今日多有春末夏初患頭痛脚軟食
少體熱仲景謂春夏劇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俗
所謂注夏病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夫當壯年
便有老態仰事俯育一切墮壞興言至此深可驚懼
古人謂不見所欲使心不亂夫以溫柔之盛於體聲

音之盛於耳顏色之盛於目馨香之盛於鼻誰是鐵
漢心不為之動也善攝生者於此五箇月出居於外
苟值一月之虛亦宜暫遠帷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
期無負敬身之教幸甚

治病必求其本論

病之有本猶草之有根也去葉不去根草猶在也治
病猶去草病在臟而治腑病在表而攻裏非惟戕賊
胃氣抑且資助病邪醫云乎哉族叔祖年七十稟甚
壯形甚瘦夏末患泄利至深秋百方不應予視之曰
病雖久而神不悴小便澀少而不赤兩手脉俱澀而
頗弦自言高微悶食亦減因悟曰此必多年沈積癖

在胃腸詢其平生喜食何物曰我喜食鯉魚三年無
一日缺予曰積痰在肺肺為大腸之臟宜大腸之本
不固也當與澄其源而流自清以茱萸陳皮青蔥蘆
首根生薑煎濃湯和以沙糖飲一碗許自以指探喉
中至半時辰吐痰半升許如膠是夜減半次早又飲
又吐半升而利止又與平胃散加白朮黃連旬日而
安東陽王仲延遇諸途來告曰我每日食物必屈曲
自鼻而下且硬澀作微痛它無所苦此何病脉之右
甚濡而關尤沈左却和予曰汗血在胃腕之口氣因
鬱而為痰此必食物所致明以告我彼亦不自覺予
又曰汝去臘食何物為多曰我每日必早飲點剝酒

兩三盞逼寒氣為製一方用韭汁半銀盞冷飲細呷
之盡韭葉半斤而病安已而果然又一隣人年三十
餘性狡而躁素患下疳瘡或作或止夏初患自利腐
上微悶醫與治中湯兩貼昏悶若死片時而甦予脉
之兩手皆濡重取畧弦似數予曰此下疳瘡之深重
者與當歸龍會丸去麝四貼而利減又與小柴胡去
半夏加黃連芍藥川芎生薑煎五六貼而安彼三人
者俱是濡脉或弦或不弦而治法迥別不末其本何
以議藥

濡脉論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

寸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六此
平人血氣運行之定數也醫者欲知血氣之病與不
病非切脉不足以得之脉之狀不一載於脉經者二
十有四浮沈芤滑實弦緊洪微緩瀦遲伏濡弱數細
動虛促結代革散其狀大率多兼見人之為病有四
曰寒曰熱曰實曰虛故學脉者亦必以浮沈遲數為
之綱以察病情此不易之論也然瀦之見固多虛寒
亦有痼熱為病者醫於指下見有不足之氣象便以
為虛或以為寒孟浪與藥無非熱補輕病為重重病
為死者多矣何者人之所藉以為生者血與氣也或
因憂鬱或因厚味或因無汗或因補劑氣騰血沸清

快出潘脉之病因
並有痼熱之形狀
不似恍惚為虛寒
後之學亦所當想
在察

化為瀦老痰宿飲膠固雜糅脉道阻澀不能自行亦
見瀦狀若重取至骨來似有力且帶數以意參之於
證驗之形氣但有熱證當作痼熱可也此論為初學
者發圓機之上必以為贅東陽吳孚方年五十形肥
味厚且多憂怒脉常沈瀦自春來得痰氣病醫認為
虛寒率與燥熱香竄之劑至四月間兩足弱氣上衝
飲食減召予治之予曰此熱鬱而脾虛痿厥之證作
矣形肥而脉沈未是死證但藥邪太盛當此火旺實
難求生且與竹瀝下白朮膏盡二斤氣降食進一月
後大汗而死書此以為諸賢鑒戒云

養老論

人生至六十七十以後精血俱耗平居無事已有熱
證何者頭昏目眩肌羸溺數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
弱耳聾健忘眩運腸燥面垢髮脫眼花久坐兀睡未
風先寒食則易飢咲則有淚但是老境無不有此或
曰局方烏附丹劑多與老人爲宜豈非以其年老氣
弱下虛理宜溫補今予皆以爲熱烏附丹劑將不可
施之老人耶余曉之曰奚止烏附丹劑不可妄用至
於好酒膩肉濕麵油汁燒炙煨炒辛辣甜滑皆在所
忌或曰子何愚之甚耶甘旨養老經訓具在爲子爲
婦甘旨不及孝道便虧而吾子之言若是其將有說
以通之乎願聞其畧予愀然應之曰正所謂道並行

而不悖者請詳言之古者井田之法行鄉閭之教興
人知禮讓比屋可封肉食不及幼壯五十纔方食肉
強壯恣饗比及五十疾已蜂起氣耗血竭筋柔骨痠
腸胃進退涎沫充溢而況人身之陰難成易虧六七
十後陰不足以配陽孤陽幾欲飛越因天生胃氣尚
爾留連又藉水穀之陰故羈縻而定耳所陳前證皆
是血少內經曰腎惡燥烏附丹劑非燥而何夫血少
之人若防風半夏蒼朮香附但是燥劑且不敢多況
烏附丹劑乎或者又曰一部局方悉是溫熱養陽吾
子之言無乃繆妄乎予曰局方用燥劑爲劫濕病也
濕得燥則豁然而收局方用煖劑爲劫虛病也補腎

不如補脾。脾得溫則易化而食味進。下雖暫虛亦可少回。內經治法亦許用劫。正是此意。蓋爲質厚而病淺者設。此亦儒者用權之意。若以爲經常之法。豈不大悞彼老年之人。質雖厚。此時亦近乎薄。病雖淺。其本亦易以撥。而可以劫藥取速效乎。若夫形肥者血少。形瘦者氣實。間或有可用劫藥者。設或失手。何以取救。吾寧稍遲計。出萬全。豈不美乎。烏附丹劑。其不可輕餌也明矣。至於飲食。尤當謹節。夫老人內虛脾弱。陰虧性急。內虛胃熱。則易飢而思食。脾弱難化。則食已而再飽。陰虛難降。則氣鬱而成痰。至於視聽言動。皆成廢懶。百不如意。怒火易熾。雖有孝子順孫。亦

是動輒扼腕。況未必孝順乎。所以物性之熱者炭火。製作者氣之香辣者味之甘膩者。其不可食也明矣。雖然腸胃堅厚。福氣深壯者。世俗觀之。何妨奉養。縱口固快。一時積久。必爲災害。由是觀之。多不如少。少不如絕。爽口作疾。厚味措毒。盡用格言。猶在人耳。可不慎歟。或曰。如子之言。殆將絕而不與於汝安乎。予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況施於所尊者哉。惟飲與食。將以養生。不以致疾。若以所養轉爲所害。恐非君子之所謂孝與敬也。然則如之何。則曰。曰。好生惡死。好安惡病。人之常情。爲子爲孫。必先開之以義理。曉之以物性。考鑿曲喻。陳說利害。意識辭確。

一切以敬慎行之。又次以身先之。必將有所感悟而無扞格之逆矣。吾子所謂絕而不與。施於有病之時。尤其是孝道。若無病之時。量酌可否。以時而進。某物不合。某物代之。又何傷於孝道乎。若夫平居閑話。素無開導誘掖之言。及至飢腸已鳴。饑涎已動。飲食在前。馨香撲鼻。其可禁乎。經曰。以飲食忠養之。忠之一字。恐與此意合。請勿易看。過予事老母。固有愧於古者。然母年踰七旬。素多痰飲。至此不作節養。有道自謂有術。只因大便燥結。時以新牛乳。豬脂和糜粥中。進之。雖以暫時滑利。終是膩物積多。次年夏時。鬱為粘痰。發為脇瘡。連日作楚。寐與隕穫。為之子者。置身無

補胃補血方
人參 白朮
牛膝 白芍
陳皮 茯苓
川芎 五味
黃芩 麥冬
生薑 桑寄生

地因此苦思而得節養之說。時進參朮等補胃補血之藥。隨天令加減。遂得大腑不燥。面色瑩潔。雖覺瘦弱。終是無病。老境得安。職此之由也。因成一方。用參朮為君。牛膝芍藥為臣。陳皮茯苓為佐。春加川芎夏加五味。黃芩麥冬冬加當歸。身倍生薑。一日或一貼。或二貼。聽其小水。纔覺短少。便進此藥。小水之長如舊。即是卻病捷法。後到東陽。因聞老何安人。性聰敏。七十以後。稍覺不快。便却粥數日。單進人參湯數貼而止。後九十餘。無疾而卒。以其偶同故筆之。以求是正。

慈幼論

人生十六歲以前血氣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將圓惟陰長不足腸胃尚脆而容養之之道不可不謹童子不衣裘帛前哲格言具在人耳裳下體之服帛溫軟甚於布也裘皮衣溫軟甚於帛也蓋下體主陰得寒涼則陰易長得溫煖則陰暗消是以下體不與帛絹夾厚溫煖之服恐妨陰氣實爲確論血氣俱盛食物易消故食無時然腸胃尚脆而窄若稠粘乾硬酸鹹甜辣一切魚肉木果濕麵燒炙煨炒但是發熱難化之物皆宜禁絕只與乾柿熟菜白粥非惟無病且不縱口可以養德此外生栗味鹹乾柿性涼可爲養陰之助然栗大補柿大澀俱爲難化亦宜少與婦人無

知惟務姑息畏其啼哭無所不與積成痼疾雖悔何及所以富貴驕養有子多病迨至成人筋骨柔弱有疾則不能忌口以自養居喪則不能食素以盡禮小節不謹大義亦虧可不慎歟至於乳子之母尤宜謹節飲食下咽乳汁便通情欲動中乳脉便應病氣到乳汁必凝滯兒得此乳疾病立至不吐則瀉不瘡則熱或爲口糜或爲驚搐或爲夜啼或爲腹痛病之初來其瀉必甚少便須詢問隨證調治母安亦安可消患於未形也夫飲食之擇猶是小可乳母稟受之厚薄情性之緩急骨相之堅脆德行之善惡兒能速肖尤爲關係或曰可以已矣曰未也古之胎教具在方

冊愚不必贅若夫胎孕致病事起茫昧人多玩忽醫
所不知兒之在胎與母同體得熱則俱熱得寒則俱
寒病則俱病安則俱安母之飲食起居尤當慎密東
陽張進士次子二歲滿頭有瘡一日瘡忽自平遂患
痰喘予視之曰此胎毒也慎勿與解利藥衆皆愕然
予又曰乃母孕時所喜何物張曰辛辣熱物是其所
喜因口授一方用人參連翹芩連生甘草陳皮芍藥
木通濃煎沸湯入竹瀝與之數日而安或曰何以知
之曰見其精神昏倦病受得深決無外感非胎毒而
何予之次女形瘦性急體本有執懷孕三月適當夏
暑口渴思水時發小熱遂教以四物湯加黃芩陳皮

生甘草木通因懶於煎者數貼而止其後此子二歲
瘡瘻遍身忽一日其瘡頓愈數日遂成痲瘡予曰此
胎毒也瘡若再作病必自安已而果然若於孕時確
守前方何病之有又陳氏女八歲時得癩病遇陰雨
則作遇驚亦作口出涎沫聲如羊鳴予視之曰此胎
受驚也其病深痼調治半年病亦可安仍須淡味以
佐藥功與燒丹元繼以四物湯入黃連隨時令加減
半年而安

夏月伏陰在內論

天地以一元之氣化生萬物根於中者曰神機根於
外者曰氣血萬物同此一氣入靈於物形與天地參

燒丹元不知何方
葉任考

而為三者以其得氣之正而通也故氣升亦升氣浮亦浮氣降亦降氣沈亦沈人與天地同一橐籥子月一陽生陽初動也寅月三陽生陽初出於地也此氣之升也巳月六陽生陽盡出於上矣此氣之浮也人之腹屬地氣於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虛矣經曰夏月經滿地氣溢滿入經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氣在肌肉所以表實表實者重表必虛世言夏月伏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冷看其悞甚矣或曰以手捫腹明知其冷非冷而何前人治暑病有玉龍丸大順散桂苓九單者良薑與縮脾飲用草果等皆行溫熱之劑何吾子不思之甚也予曰春夏養陽

王太僕謂春食涼夏食寒所以養陽也其意可見矣若夫涼臺水館大扇風車陰水寒泉果冰雪涼之傷自內及外不用溫執病何由安詳玩其意實非為內伏陰而用之也前哲又謂升降浮沈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若於夏自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實虛虛之患乎或曰巳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陰六月二陰非陰冷而何予曰此陰之初動於地下也四陽浮於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爍石何陰冷之有孫真人製生脉散令人夏月服之非虛而何

豆瘡陳氏方論

讀前人之書當知其立言之意焉讀其書而不知其

意求適於用不可得也。豆蒼之論錢氏爲詳，歷舉源流經絡，明分表裏虛實，開陳其施治之法，而又證以論辯之言，深得著書垂教之體。學者讀而用之，如求方圓於規矩，較平直於準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可爲無窮之應用也。今人不知致病之因，不求立方之意，倉卒之際，據證檢方，漫爾一試，設有不應，并其書而廢之，不思之甚也。近因局方之教久行，素問之學不講，抱疾談醫者，類皆喜溫而惡寒，喜補而惡解，利忽得陳氏方論，皆燥熱補劑，其辭確其文簡，惟然用之，翕然信之，遂以爲錢氏不及陳氏遠矣。或曰：予以陳氏方爲不足歟？曰：陳氏方誠一偏論，雖然亦可。

謂善求病情者，其意大率歸重於太陰一經，蓋以手太陰屬肺，主皮毛也；足太陰屬脾，主肌肉，肺金惡寒而易於感，脾胃土惡濕而無物不受，觀其用丁香官桂所以治肺之寒也，用附朮半夏所以治脾之濕也，使其肺果有寒，脾果有濕而兼有虛也，量而與之，中病則止，何傷之有？今也不然，徒見其瘡之出遲者，身熱者，泄瀉者，驚悸者，氣急者，渴思飲者，不問寒熱虛實，率投木香散異功散，間有偶中，隨手獲效，設或悞投禍不旋踵，何者？古人用藥製方，有向導有監制，有反佐，有因用。若錢氏方固未嘗廢細辛、丁香、白朮、參芪等，率有監制輔佐之藥，不專務於溫補耳。然其用

涼寒者多而於輔助一法畧聞端緒未嘗深及癡人
之前不可說夢錢氏之慮至矣亦將以候達者擴充
推廣而用雖然渴者用溫藥痒塌者用補藥自陳氏
發之迥出前輩然其多用桂附丁香等燥熱恐未為
適中也何者桂附丁香輩當有寒而虛固是的當虛
而未必寒者其為害當何如耶陳氏立方之時必有
挾寒而豆瘡者其用燥熱補之固其宜也今未挾寒
而用一偏之方寧不過於熱乎予嘗會諸家之粹求
其意而用之實未敢據其成方也試舉一二以證之
從子六七歲時患豆瘡發熱微渴自利一小方脉視
之用木香散每貼又增丁香十粒子切疑焉觀其出

遲固因自利而氣弱察其所下皆臭滯陳積因腸胃
執蒸而下也恐非有寒而虛遂急止之已投一貼矣
繼以黃連解毒湯加白朮與十貼以解丁香之熱利
止瘡亦出其後肌常有微熱而手足生癰癩與涼劑
調補踰月而安又一男子年十六七歲發熱而昏目
無視耳無聞兩手脉皆豁大而畧數知其為勞傷矣
時里中多發豆者雖不知人與藥則飲與粥則食遂
教參芪當歸白朮陳皮大料濃煎與之飲至三十餘
貼豆始出又二十餘貼則成膿泡身無全膚或曰病
勢可畏何不用陳氏全方治之余曰此但虛耳無寒
也只守前方又數十餘貼而安後詢其病因謂先四

五日恐有出臣之病遂極力樵採連日出汗甚多若
用陳氏全方寧無後悔至正甲申春陽氣早動正月
間邑間豆瘡不越一家卒投陳氏方童幼死者百餘
人雖由天數吾恐人事亦或未之盡也

痛風論

氣行脉外血行脉內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
五度此平人之造化也得寒則行遲而不及得熱則
行速而太過內傷於七情外傷於六氣則血氣之運
或遲或速而病作矣彼痛風者大率因血受熱已自
沸騰其後或涉冷水或立濕地或扇取涼或卧當風
寒涼外搏熱血得寒汗濁凝澀所以作痛夜則痛甚

行於陰也治法以辛熱之劑流散寒濕開發腠理其
血得行與氣相和其病自安然亦有數種法治稍異
謹書一二以證予言東陽傅文年踰六十性急作勞
患兩腿痛甚動則甚痛予視之曰此兼虛證當補血
溫血病當自安遂與四物湯加桃仁陳皮牛膝生甘
草前以生薑研潛行散熱飲三四十貼而安又朱宅
閨內年近三十食味甚厚性躁急患痛風癢縮數月
醫者禱不應予視之曰此挾痰與氣證當和血疎氣導
痰病自安遂以潛行散入生甘草牛膝炒枳殼通草
陳皮桃仁薑汁煎服半年而安又鄰鮑六年二十餘
因患血痢用澀藥取效後患痛風叫號撼鄰予視之

東醫雜考 卷之四 痛風論 五十一

曰此惡血入經絡證血受濕熱久必凝濁所下未盡
留滯隨道所以作痛經久不治恐成偏枯遂與四物
湯加桃仁紅花牛膝黃芩陳皮生甘草煎入生薑研
潛行散入少酒飲之數十貼又與刺委中出黑血近
三合而安或曰此見鄰人用草藥研酒飲之不過數
貼亦有安者如子之言類皆經久取效無乃太迂緩
乎予曰此劫病草藥石上采石絲為之君過山龍等
佐之皆性熱而燥者不能養陰却能燥濕病之淺者
濕痰得燥則開熱血得熱則行亦可取效彼病深而
血少者愈劫愈虛愈劫愈深若朱之病是也子以我
為迂緩乎

痰瘡論

內經謂夏傷於暑秋傷於風必有痰瘡痰瘡老瘡也
以其隔兩日一作纏綿不休故有是名前賢真有治
法然皆峻劑有非稟受性弱與居養所移者所宜用
也惟許學士方有用參芪等補劑而又不曾深論後
學難於推測因見近年以來五十歲以下之人多是
怯弱者况嗜欲縱恣十倍於前以弱質而得深病最
難為藥始悟常山烏梅砒丹等為劫痰之劑若誤用
之輕病為重重病必死何者夫三日一作陰受病也
作於子午卯酉日少陰瘡也作於寅申巳亥日厥陰
瘡也作於辰戌丑未日太陰瘡也瘡得於暑當以汗

三陰瘡瘡少日干
少者如記之

解或涼臺水閣陰木冷地他人揮扇泉水澡浴汗不
得泄鬱而成痰其初感也胃氣尚強全不自覺至於
再感瞢然無知又復恣意飲食過分勞動竭力房事
胃氣大傷其病乃作深根固蒂宜其難愈病者欲速
愈甘辛峻劑醫者欲急利遽便將投殊不知感風感
暑皆外邪也當以汗解所感既深決非一二升汗可
除亦有胃氣少回已自得汗不守禁忌又復觸冒舊
邪未去新邪又感展轉沈滯其病愈深况來求治者
率皆輕試速效劫病之藥胃氣重傷吾知其難免於
禍矣由是甘為遲鈍配我馳驅必先與參朮陳皮芍
藥等補劑輔以本經之藥惟其取汗若得汗而體虛

又自重用補劑以助之俟汗出通身下過委中方是
佳凡仍教以淡飲食省出入避風就溫遠去帷薄謹
密調養無日不安若感病極深雖有大汗所感之邪
必自臟傳出至肺且發也必亂而失期亦豈是佳凡
故治此病春夏為易秋冬為難非有他也以汗之難
易為優劣也或曰古方用砒丹烏梅常山得效者不
為少子以為不可用乎子曰腑受病者淺一日一作
間一日一作者是胃氣尚強猶可與也彼三日一作
者病已在臟矣在臟者難治以其外感猶可治也而
可用劫藥以求速效乎前歲憲命詹公稟甚壯形甚
強色甚蒼年近六十一二月得疫瘧召予視之知其飲

於醲肥者告之曰須遠色食淡調理浹月得大汗乃
安公不悅一人從旁曰此易耳數日可安與劫藥三
五貼病退旬日後又作又與又退綿延至冬病猶未
除又來求治予知其久得藥痰亦少惟胃氣未完又
天寒汗未透遂以白朮粉和丸與二斤令其遇飢時
且未會取一二自丸以熱湯下只與白粉調養盡此
藥當大汗而安已而果然如此者甚多但藥畧有加
減不必盡述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

凡言治國者多借醫為論仁哉斯言也真氣民也病
邪盜賊也或有盜賊勢熾剪除而後已良相良將必

先審度兵食之虛實與時勢之可否然後動動涉輕
妄則吾民先困於盜次困於兵民困而國弱矣行險
僥倖小人所為萬象森羅果報昭顯其可不究心乎
請舉一二以為凡例末康呂親形瘦色黑平生喜酒
多飲不困年近半百且有別館忽一日大惡寒發戰
且自言渴却不飲予診其脉大而弱惟右關稍實畧
數重取則濇遂作酒熱內鬱不得外泄由表熱而不
虛也黃芪一物以乾葛湯煎與之盡黃芪二兩乾葛
一兩大得汗次早安夫又葉先生患滯下後甚逼迫
正合承氣證予曰氣口虛形雖實而面黃稍白此必
平昔食過飽而胃受傷寧忍一兩日辛苦遂與參朮

陳皮芍藥等補藥十餘貼至三日後胃氣稍完與承
氣兩貼而安苟不先補完胃氣之傷而遽行承氣吾
恐病安之後寧免瘦憊乎又一婢色紫稍肥性沈多
憂年近四十經不行三月矣小腹當中有一氣塊初
起如粟漸如炊餅子脉之兩手皆瀉重取却有試令
按其塊痛甚捫之高半寸遂與千金消石丸至四五
次彼忽自言乳頭黑且有汁恐有娠予曰非也瀉脉
無孕之理又與三五貼脉之稍覺虛豁予悟曰藥太
峻矣令止前藥與四物湯倍加白朮佐以陳皮至三
十貼候脉完再與消石丸至四五次忽自言塊消一
暈便令莫服又半月經行痛甚下黑血半升內有塊

椒核數粒乃塊消一半又來索藥以消餘塊余曉
之曰勿性急塊已開矣不可又攻若次月經行當盡
消矣次月經行下少黑血塊又消一暈又來問藥余
曰但守禁忌至次月必消盡已而果然大凡攻擊之
藥有病則病受之病邪輕而藥力重則胃氣受傷夫
胃氣者清純冲和之氣也惟與穀肉菜果相宜蓋藥
石皆是偏勝之氣雖參芪輩為性亦偏况攻擊之藥
乎此婦胃氣自弱好血亦少若塊盡而却藥胃氣之
存者幾希矣議論至此醫云乎哉

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脉問證論

經曰診脉之道觀人勇怯肌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

診法也。凡人之形長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人之色白不及黑，嫩不及蒼，薄不及厚，而沉肥人濕多，瘦人火多，白者肺氣虛，黑者腎氣足，形色既殊，臟腑亦異，外證雖同，治法迥別。所以肥人責脈浮，瘦人責脈沉，躁人疑脈緩，緩人疑脈躁，以其不可一槩觀也。試陳一二，幸以例推。東陽陳兄，露筋骨，體稍長，患體虛而勞，頭痛甚，至有決別之言。余察其脈弦而大，帶數，以人參、白朮為君，川芎、陳皮為佐。至五六日，未減。眾皆訝之，以藥之不對也。余曰：藥力有次第矣。更少俟一二宿，當自安。忽其季來問曰：何不少加黃芪？予笑不荅。又經一宿，忽自言病頓愈。予脈之，覺指下稍

盛。又半日，病者言膈上滿，不覺飢，視其腹紋已隱矣。予曰：夜來藥中莫加黃芪否？曰：然。止與三貼，遂速與二陳湯，加厚朴、枳殼、黃連，以瀉其衛。三貼而安。又浦江義門鄭兄，年二十餘，秋間大發熱，口渴妄言，妄見病侶邪鬼。七八日後，召予治。脈之，兩手洪數，而實視其形肥，面赤帶白，却喜露筋。脈本不實，涼藥所致。此因勞倦成病，與溫補藥自安。曰：柴胡七八貼矣。以黃芪附子湯冷與之，飲三貼後，困倦斲，微汗而解。脈亦稍軟，繼以黃芪、白朮湯，至十日，脈漸收斂而小。又與半月而安。夫黃芪補氣藥也，此兩人者，一則氣虛，一則氣實，便有宜不宜存焉，可不審乎。

大病不守禁忌論

病而服藥須守禁忌孫真人千金方言之詳矣但不詳言所以守禁忌之由敢陳其畧以爲規戒夫胃氣者清純冲和之氣人之所賴以爲生者也若謀慮神勞動作形苦嗜欲無節思想不遂飲食失宜藥餌違法皆能致傷旣傷之後須用調補恬不知怪而乃恣意犯禁舊染之證尚未消退方生之證與日俱積吾見醫藥將日不暇給而傷敗之胃氣無復完全之望去死近矣予族叔形色俱實痰瘧又患痢自恃強健能食絕無忌憚一日召予曰我雖病却健而能食但苦汗出耳汝能止此汗否予曰痰瘧非汗出不能愈

也可慮者正在健與能食耳此非痢也胃熱善消脾病不化食積與病勢已甚矣此時節擇飲食以養胃氣省出入以避風寒候汗透而安叔曰世俗謂無飽死痢我今能食何謂可慮余曰痢而能食者知胃氣未病也故言不死非謂恣食不節擇者不從所言恣口大嚼遇渴又多啖水果如此者月餘後雖欲求治不可著手矣淹淹又月餘而死內經以驕恣不倫於理爲不治之病信哉又周其姓者形色俱實患痢善食而易飢大嚼不擇者五日矣予責之曰病中當調補自養豈可滋味戕賊遂教之只用熟蘿蔔羹粥且少與調治半月而安

虛病痰病有似邪祟論

血氣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之邪因而入理或有之若夫血氣兩虧痰客中焦妨礙升降不得運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職視聽言動皆有虛妄以邪治之其人必死吁哉冤乎誰執其咎憲幕之子傅兄年十七八時暑月因大勞而渴恣飲梅漿又連得大驚三四次妄言妄見病似邪鬼診其脉兩手皆虛弦而帶沈數予曰數爲有熱虛弦是大驚又梅酸之漿鬱於中脘補虛清熱導去痰滯病乃可安遂與人參白朮陳皮茯苓苓連等濃煎湯入竹瀝薑汁與旬日未效衆皆尤藥之不審余脉之知其虛之未完與痰之未導也

仍與前方入劑歷又旬日而安外弟歲一日醉飽後亂言妄語妄見詢之係伊亡兄附體言生前事甚的乃叔在邊叱之曰非邪食腥與酒太過痰所爲耳灌鹽湯一大碗吐痰一二升汗因大作困睡一宵而安又金氏婦壯年暑月赴筵歸乃姑詢其坐次失序遂赧然自愧因成此病言語失倫其中又多問一句曰奴奴不是脉皆數而弦余曰此非邪乃病也但與補脾清熱導痰數日當自安其家不信邀數巫者噴水而呪之旬餘而死或問曰病非邪而邪治之何遽至於死余曰暑月赴宴外境蒸熱辛辣適口內境鬱熱而況舊有積痰加之愧悶其痰與熱何可勝言今乃

或勞怒傷情內火便動亦能墮胎推原其本皆因於熱火能消物造化自然病源乃謂風冷傷於子臟而墮此未得病情者也予見賈氏婦但有孕至三箇月左右必墮診其脉左手大而無力重取則澁知其少血也以其妙年只補中氣使血自榮時正初夏教以濃煎白朮湯下黃芩末一錢服三四十貼遂得保全而生因而思之墮於內熱而虛者於理爲多曰熱曰虛當分輕重好生之工幸毋輕視

難產論

世之難產者往往見於鬱悶安佚之人富貴奉養之家若貧賤辛苦者無有也方書止有瘦胎飲一論而

其方爲湖陽公主作也實非極至之言何者見有此方其難自若予族妹苦於難產後遇胎孕則觸而去之余甚憫焉視其形肥而勤於針指構思旬日忽自悟曰此正與湖陽公主相反彼奉養之人其氣必實耗其氣使和平故易產今形肥知其氣虛久坐知其不運而其氣愈弱久坐胞胎因母氣不能自運耳當補其母之氣則兒健而易產今其有孕至五六箇月遂於大千方紫蘇飲加補氣藥與十數貼因得男而甚快後遂以此方隨母之形色性稟察以時令加減與之無不應者因名其方曰大達生散

難產胞損淋瀝論

常見尿胞因收生者不謹以致破損而得淋瀝病遂為廢疾一日有徐姓婦壯年得此因思肌肉破傷在外者且可補完胞雖在腹恐亦可治遂診其脉虛甚曰難產之由多是氣虛難產之後血氣尤虛試與峻補因以參朮為君芩歸為臣桃仁陳皮黃芪茯苓為佐而煎以猪羊胞中湯極飢時飲之但劑率用一兩至一月而安蓋是氣血驟長其胞自完恐稍遲緩亦難成功

胎婦轉胞病論

轉胞病胎婦之稟受弱者憂悶多者性急躁者食味厚者大率有之古方皆用滑利疎導藥鮮有應效因

思胞為胎所憶展在一邊胞系了戾不通耳胎若舉起懸在中央胞系得疏水道自行然胎之墜下必有其由一日吳宅寵人患此脉之兩手似濟重取則弦然左手稍和余曰此得之憂出瀦為血少氣多弦為有飲血少則胞弱而不能自舉氣多有飲中焦不清而溢則胞之所避而就下故隊逐以四物湯加參朮半夏陳皮生甘草生薑空心飲隨以指探喉中吐出藥汁俟少頃氣定又與一貼次早亦然如是與八貼而安此法未為的確恐偶中耳後又歷用數人亦效未知果如何耶仲景云婦人本肥盛且舉自滿全羸瘦且舉空減胞系了戾亦致胞轉其義未詳必有能

知之者

乳硬論

乳房陽明所經乳頭厥陰所屬乳子之母不知調養怒忿所逆鬱悶所遏厚味所釀以致厥陰之氣不行故竅不得通而汁不得出陽明之血沸騰故熱甚而化膿亦有所乳之子膈有滯痰口氣熅熱含乳而睡熱氣所吹遂生結核於初起時便須忍痛揉令稍軟吮令汁透自可消散失此不治必成癰癤治法踈厥陰之滯以青皮清陽明之熱細研石膏行汗濁之血以生甘草之節消腫導毒以瓜蒌子或加沒藥青橘葉皂角刺金銀花當歸或湯或散或加減隨意消息

然須以少酒佐之若加以艾火兩三壯於腫處其效尤捷彼村工喜於自術使用針刀引惹拙病良可哀憫若夫不得於夫不得於舅姑憂怒鬱悶斯夕積累脾氣消阻肝氣橫逆遂成隱核如大碁子不痛不痒數十年後方為瘡陷名曰妳岩以其瘡形嵌凹似岩穴也不可治矣若於始生之際便能消釋病根使心清神安然後施之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予族姪婦年十八時曾得此病察其形脉稍實但性急躁伉儷自諾所難者後姑耳遂以本草單方青皮湯間以加減四物湯行以經絡之劑兩月而安

受胎論

盡情盡理名論
不磨他說皆非
欲種子者當以
此為鑒心

成胎以精血之後先分男女者。褚澄之論愚切惑焉。後閱李東垣之方有曰經水斷後一二月血海始淨。精勝其血感者成男。四五日後血脉已旺精不勝血感者成女。此確論也。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乾坤陰陽之情性也。左右陰陽之道路也。男女陰陽之儀象也。父精母血因感而會精之施也。血能攝精成其子。此萬物資始於乾元也。血成其胞。此萬物資生於坤元也。陰陽交媾胎孕乃凝。所藏之處名曰子宮。一系在下。上有兩岐。一達於左。一達於右。精勝其血則陽為之主。受氣於左子宮。而男形成。精不勝血則陰為之主。受氣於右子宮。而女形成。或曰分男分女。

吾知之矣。男不可為父。女不可為母。與男女之兼形者。又若何而分之耶。余曰。男不可為父。得陽氣之虧者也。女不可為母。得陰氣之塞者也。兼形者。由陰為駁氣所乘而成。其類不一。以女函男。有二。一則遇男為妻。遇女為夫。一則可妻而不可夫。其有女具男之全者。此又駁之甚者。或曰駁氣所乘。獨見於陰。而所乘之形。又若是之不同耶。予曰。陰體虛。駁氣易於乘也。駁氣所乘。陰陽相混。無所為主。不可屬左。不可屬右。受氣於兩岐之間。隨所得駁氣之輕重而成形。故所兼之形。有不可得而同也。

人迎氣口論

宣丸一貼服之下兩三行每年率以為常至五十三
歲時七月初炎熱之甚無病暴死此豈非妄認春宣
為春瀉而致禍耶自上召下曰宣宣之一字吐也明
矣張子和先生已詳論之昔賢豈妄言哉詳之審訂
無疑後之死者又有數人愚故表而出之以為後人
之戒

醇酒宜冷飲論

醇酒之性大熱有大毒清香美味既適於口行氣和
血亦宜於體由是飲者不自覺其過於多也不思肺
屬金性畏火其體脆其位高為氣之主腎之母木之
大酒下咽膈肺先受之若是醉者理宜冷飲過於肺

入於胃然後漸溫肺先得溫中之寒可以補氣一益
也次得寒中之溫可以養胃二益也冷酒行遲傳化
以漸不可恣飲三益也古人終日百拜不過三爵既
無酒病亦免酒禍今余稽之於禮經則曰飲齊視冬
時飲齊酒也視猶比也冬時寒也黍之內經則曰熱
因寒用厥旨深矣今則不然不顧受傷只圖取快蓋
熱飲有三樂存焉膈滯通快喉舌辛美盃行可多不
知酒性喜升氣必隨之痰鬱於上溺澀於下肺受賊
邪金體必燥恣飲寒涼其熱內鬱肺氣得熱必大傷
耗其始也病淺或嘔吐或自汗或瘡癢或鼻查或自
泄或心脾痛尚可發散而去之若其久也為病深矣

為消為渴為內疸為肺痿為內痔為鼓脹為失明為喘哮為勞嗽為癩癩亦為難明之病倘非具眼未易處治可不謹乎或曰人言一盞冷酒須二盞血乃得行酒不可冷飲明矣余曰此齊東之語耳今叅之於經證之以理發之為規戒子以為迂耶

癰疽當分經絡論

六陽經六陰經之分布周身有多氣少血者有少氣多血者有多氣多血者不可一槩論也若夫要害處近虛怯薄處前哲已曾論及惟分經之言未聞也何則諸經惟少陽厥陰經之生癰疽理宜預防以其多氣少血其血本少肌肉難長瘡久未合必成死證其

此頁為在前

有不思本經少血處用驅毒利藥以伐其陰分之血禍不旋踵矣請述一二成敗之迹以告來者余從叔父平生多慮質弱神勞年近五十忽左膊外側廉上起一小紅腫大約如栗子視之曰慎勿輕視且生與人參大料作湯得一二斤為好人未之信謾進小貼數服未解而止旬餘值大風拔木瘡上起一道紅如線繞至背胛直抵右肋予曰必大料人參少加當歸川芎陳皮白朮等補劑與之後與此方兩閱月而安又東陽李兄年踰三十形瘦膚厚連得憂患又因作勞且過於色忽左腿外側廉上一紅腫其大如栗一醫問其大腑堅實與承氣兩貼下之不效又一醫教

與大黃硃砂生粉草麒麟竭又二三貼半月後召予
視之曰事去矣又一李兄年四十餘而面稍白神甚
勞忽脇下生一紅腫如桃一人教用補劑衆笑且排
於是流氣飲十宣散雜而進之旬餘召予視之予曰
非惟不與補藥抑且多得解利血氣俱憊矣已而果
然或曰太陽經非多血少氣者乎何腎癱之生初無
甚苦往往間有不救者吾子其能治之乎予曰腎居
小腹之後而又在其下此陰中之陰也其道遠其位
僻雖曰多血氣運不到氣既不到血亦罕來中年之
後不可生癰纔有痛腫參之脉證但見虛弱便與滋
補血氣無虧可保終吉若用尋常驅熱拔毒紓氣之

此頁當在後

藥虛虛之禍如指諸掌

脾約丸論

成無已曰約者結約之約又約束之約胃強脾弱約
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故小便數而大便硬故
曰脾約與此丸以下脾之結燥腸潤結化津流入胃
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愚切有疑焉何者既曰約脾
弱不能運也脾弱則土虧矣必脾氣之散脾血之耗
也原其所由久病大下大汗之後陰血枯槁內火燔
灼熱傷元氣又傷於脾而成此證傷元氣者肺金受
火氣無所攝傷脾者肺為脾之子肺耗則液竭必竊
母氣以自救金耗則木寡土畏土欲不傷不可得也

脾失轉輸之令肺失傳送之官宜大便秘而難下小便數而無藏蓄也理宜滋養陰血使孤陽之火不熾而金行清化木邪有剋脾土清健而運行精液乃能入胃則腸潤而通矣今以_{大黃}為君_{枳實厚朴}為臣雖有芍藥之養血麻仁杏仁之溫潤為之佐使用之熱甚而氣實者無有不安愚恐西北二方地氣高厚人稟壯實者可用若用於東南之人與熱雖盛而血氣不實者雖得暫通將見脾愈弱而腸愈燥矣後之欲用此方者須知在西北以開結為主在東南以潤燥為主慎勿膠柱而調瑟

鼓脹論

此接鼓脹論

心肺陽也居上肝腎陰也居下脾居中亦陰也屬土經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脾具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運故能使心肺之陽降腎肝之陰升而成天地交之泰是為無病之人今也七情內傷六淫外侵飲食不節房勞致虛脾土之陰受傷轉輸之官失職胃雖受穀不能運化故陽自升陰自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於斯時也清濁相混隨道壅塞氣化濁血凝滯而為熱熱留而久氣化成濕濕熱相生遂成脹滿經曰鼓脹是也以其外雖堅滿中空無物有偁於鼓其病膠固難以治療又名曰蠱若

蟲侵蝕有蠱之義驗之治法理宜補脾又須養肺金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慮滋腎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令却鹽味以防助邪斷妄想以保母氣無有不安醫者不察病起於虛急於作效銜能希賞病者苦於脹急喜行利藥以求一時之快不知寬得一日半日其腫愈甚病邪甚矣直氣傷矣去死不遠古方惟禹餘糧丸又名石中黃丸又名紫金丸制肝補脾殊為切當亦須隨證亦須順時加減用之余友俞仁叔儒而醫連得家難年五十得此疾自制禹餘糧丸服之予診其脉弦濇而數曰此丸新製煨煉之火邪尚存溫熱之藥太多宜自加減不可執方俞笑曰今人不

及古人此方不可加減服之一月口鼻見血色骨立而死又楊兄年近五十性嗜好酒病瘡半年患脹病自察必死來求治診其脉弦而濇重則大瘡未愈手足瘦而腹大如蜘蛛狀予教以參朮為君當歸川芎芍藥為臣黃連陳皮茯苓厚朴為佐生甘草些少作濃湯飲之一日定三次彼亦嚴守戒忌一月後瘡因汗而愈又半年小便長而脹愈中間雖稍有加減大意只是補氣行濕又陳氏年四十餘性嗜酒大便時見血於春間患脹色黑而腹大其形如鬼診其脉數而濇重似弱予以四物湯加黃連黃芩朮通白朮陳皮厚朴生甘草作湯與之近一年而安一補氣一補

血餘藥尖率相出入皆獲安以保大壽或曰氣無補法何子補氣而獲安果有說以通之乎予曰氣無補法世俗之言也以氣之爲病痞悶壅塞似難於補恐增病勢不思正氣虛者不能運行邪滯所著而不出所以爲病經曰吐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病苟或氣怯不用補法氣何由行或曰子之藥審則審矣何效之遲也病者久在牀枕必將厭子之迂而求速效者矣予曰此病之起或三五年或十餘年根深矣勢篤矣欲求速效自求禍耳知王道者能治此病也或曰脹病將終不可與利藥耶予曰灼知其不因於虛受病亦淺脾胃尚壯積滯不痼而又有可下之證亦

宜畧與疏道若授張子和瀉胃散禹功丸爲例行迅攻之策實所不敢

疝氣論

疝氣之甚者羣丸連小腹急痛也有痛在羣丸者有痛在五樞穴邊者皆是厥陰之經也或有形或無形或有聲或無聲有形如瓜有聲如蟬自素問以下歷代名醫皆以爲寒蓋寒主收引經絡得寒故引不行所以作痛理固然也有得寒而無疝者又必有說以通之可也予嘗屢因門戶雪上有霜沒臍之水踴冰徒涉不覺病此以予素無熱在內也因而思之此證始於濕熱在經鬱而至久又得寒氣外束濕熱之邪

不得疏散所以作痛也。只作寒論恐為未備。或曰厥陰一經其道遠其位卑。鬱積濕熱何由而致。予曰大勞則火起於筋。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大怒則火起於肝。本經火積之久。母能生子。虛濕氣便盛。厥陰屬木。係於肝。為將軍之官。其性急速。火性又暴。為寒所束。宜其痛之大暴也。愚見有用烏頭。施子等分作湯用之。其效亦敏。後因此方。隨證與形。加減用之。無有不應。然濕熱又須分多少。而始治。但濕者腫多。癩病是也。又有挾虛而發者。當以參朮為劑。而以疏導藥佐之。診其脉有甚沈緊。而大豁無力者。是也。其痛亦輕。惟覺重墜牽引耳。

秦桂丸論

無子之因多起於婦人。醫者不求其因。起於何處。遍閱古方。惟秦桂丸其辭確。其意專。用藥溫熱。近乎人情。欣然授之。銳然服之。甘受燔灼之禍。猶且懵然不悔。何者。陽精之施也。陰血能攝之。精成其子。血成其胞。胎孕乃成。今婦人之無子者。率由血少。不足以攝精也。血之少也。固非一端。然欲得子者。必須補其陰血。使無虧欠。乃可推其有餘。以成胎孕。何乃輕用熱劑。煎熬臟腑。血氣沸騰。禍不旋踵矣。或曰春氣溫和。則萬物發生。冬氣寒凜。則萬物消殞。非秦桂丸之溫熱。何由得子。臟溫暖而成胎。耶。予曰詩言婦人和平。

則無有子。和則氣血不乖平。則陰陽不爭。人得此藥。經血轉紫黑。漸成衰少。或先或後。始則飲食驟進。久則口苦而乾。陰陽不平。血氣不和。疾病蜂起。焉能成胎。縱使成胎。生子亦多病而不壽。以秦桂丸之。菘損天直之陰也。戒之慎之。鄭廉使之子。年十六。求醫曰。我生七箇月。患熱病五日七日。必一發其發也。大痛。捫地叫天水。道方行。狀如漆和粟者。約一盞許。然後定診其脉。輕則渣重則弦。視其形瘦而稍長。其色青而蒼。意其父必因多服下部藥。遺熱在胎。留於子之命門。而然遂以紫雪和黃蘗細末丸。梧子大晒十分乾。而與二百丸作一服。經二時。又與三百丸作一服。

率以熱湯下。以食物壓之。又經半日。痛大作。連腰腹水道乃行。下如漆和粟者。一大碗許。其病減十分之八。後張子中以陳皮一兩。枯梗木通各半兩。作一貼。與之又下漆粟者。一合許。遂安。父得燥熱且能病子。况母得之者。平余書此。以證東垣紅絲瘤之事。

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經曰惡寒戰慄皆屬於熱。又曰惡寒如喪神守皆屬於火。惡寒者雖當炎月。若遇風霜。重綿在身。自覺凜凜戰慄。禁慄動搖之貌。如喪神守。惡寒之甚。原病式曰病熱甚而反覺自冷。此為病熱實非寒也。或曰往往見有得熱藥而少愈者。何也。予曰病熱之人。其氣

炎上鬱為痰飲抑遏清道陰氣不升病勢尤甚積痰
得熱亦為暫退熱勢助邪其病益深或曰寒勢如此
誰敢以寒涼與之非殺之而何子曰古人遇戰慄之
證有以大承氣下燥糞而愈者惡寒戰慄明是熱證
但有虛實之分耳經曰陰虛則發熱天陽在外為陰
之衛陰在內為陽之守精神外馳嗜慾無節陰氣耗
散陽無所附遂致浮散於肌表之間而惡熱也實非
有熱當作陰虛治之而用補養之法可也或曰惡寒
非寒宜用寒藥惡熱非熱宜用補藥甚駭耳目明示
我之法可乎予曰進士周本道年踰三十得惡寒病
服附子數日而病甚求予治診其脉弦而促緩予以

江茶入薑汁香油此少吐痰一升許減綿太半周甚
喜予曰未也燥熱已多血傷亦深須淡食以養胃內
觀以養神則水可生而火可降彼勇於仕進一切務
外不守禁忌予曰若多與補血涼藥亦可稍安內外
不靜腎水不生附毒必發病安後官於婺城巡夜冒
寒非附子不可療而性怕生薑只得以前腰子作片
煮附子與三貼而安予曰可急歸知其附毒易發彼
以為迂半年後果發背而死又司丞叔平生脚自蹠
以下常覺熱冬不可加綿於上常自言曰我稟質壯
不怕冷予曰此是三陰之虛宜早斷欲事以補養陰
血庶乎可免矣而不答年方五十患痿半年而死觀

此二人治法蓋可知矣或曰傷寒病亞寒惡熱者亦是虛耶予曰若病傷寒者自外入內先腎論之詳矣愚奚庸贅

經水或紫或黑論

經水者陰血也陰必從陽故其色紅黑火色也血為氣之配氣熱則熱氣寒則寒氣升則升氣降則降氣凝則凝氣滯則滯氣清則清氣濁則濁往往見有成塊者氣之凝也將行而痛者氣之滯也來後作痛者氣血俱虛也色淡者亦虛也錯經妄行者氣之亂也紫者氣之熱也黑者熱之甚也人但見其紫者黑者作痛者成塊者率指為風冷而行溫熱之劑禍不旋踵矣良由病源論月水諸病皆曰風冷乘之宜其相習而成俗也或曰黑北方水之色也紫淡於黑非冷而何予曰經曰亢則害承乃制熱甚者必兼水化所以熱則紫甚則黑也況婦人性執而見鄙嗜欲加倍臟腑厥陽之火無日不起非熱而何若夫風冷必須外得設或有之蓋千百而一二者也

石膏論

本草藥之命名固有不可曉者中間亦多有意義學者不可以不察以色而名者大黃紅花白前青黛烏梅之類是也以形而名者人參狗脊烏頭貝母金鈴子之類是也以氣而名者木香沉香檀香麝香茴香

之類是也以質而名者厚朴乾薑茯苓生熟地黃之類是也以味而名者甘草苦參淡竹葉草龍膽苦酒之類是也以能而名者百合當歸升麻防風滑石之類是也以時而名者半夏茵陳冬葵寅雞夏枯草之類苟非有膏焉能為用此兼質與能而得名正與石膏同意閻孝忠妄以方解石為石膏況石膏其味甘而辛本陽明經藥陽明主肌肉其甘也能緩脾益氣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出汗上行至頭又入手太陰手少陽彼方解石者止有體重質堅性寒而已求其所謂有膏而可為三經之主治者焉在哉醫欲責

效不亦難乎

脉大必病進論

脉血之所為屬陰大洪之別名火之象屬陽其病得之於內傷者陰虛為陽所乘故脉大當作虛治之其病得之於外傷者邪客於經脉亦大當作邪勝治之合二者而觀之皆病證方長之勢也謂之病進不亦宜乎海藏云君侵臣之事也孰為是否幸有以教之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辯

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謂離析經理在乎章句之絕內經生氣通天論病因四章第一章論因於寒欲如運樞以下三句與上文意不相屬皆衍文也體若燔炭

汗出而散兩句當移在此夫寒邪初客於肌表邪鬱而為熱有似燔炭得汗則解此仲景麻黃湯之類是也第二章論因於暑暑者君火為病火主動則散故自汗煩渴而多言也第三章論因於濕濕者土濁之氣首為諸陽之會其位高而氣清其體虛故聰明得而係焉濁氣熏蒸清道不通沈重而不爽利似乎有物以蒙胃之失而不治濕鬱為熱熱留不去大筋痠短者熱傷血不能養筋故為拘攣小筋弛長者濕傷筋不能束骨故為痿弱因於濕首如表各三字為句濕熱不攘以下各四字為句文正而意明第四章論因於氣為腫下文不序病證蓋是脫簡四維相代二

句與上文意不相屬亦衍文也王太僕曰暑熱濕氣三病皆以為發於傷寒之毒次第相仍展轉生病五段通為一章余有疑焉暑病不治伏而生熱熱久生濕濕久氣病蓋有之矣內經止有冬傷於寒不即病至夏有熱病之言未聞寒毒伏藏至夏發於暑病至於濕病亦蒙上文之熱謂反濕其首望濕物表之望除其熱當以因於濕首為句如表濕又為句則濕首之濕裹濕之濕皆人為也與上下文列言寒暑之病因文義舛乖不容於不辯或曰先賢言溫濕寒濕風濕矣未聞有所謂濕熱病者攷之內經亦無有焉吾子無乃失之迂妄耶予曰六氣之中濕熱為病十居

八九內經發明濕熱此為首出至真大要論曰濕上甚而熱其間或言濕而熱在中者或曰熱而濕在中者此聖人愛人論道之極致使天下後世不知濕熱之治法者太僕啓之也君其歸取原病式熟讀而審思之幸甚

太僕章句

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

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於濕首句如裹濕句熱不攘句大筋綆短小筋弛

長綆短為拘弛長為痿

因於氣為腫云云

新定章句

因於寒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

因於濕句首如裹句濕熱不攘句大筋綆短小筋弛

長綆短為拘弛長為痿

因於氣為腫云云

倒倉論

經曰腸胃為市以其無物不有而穀為最多故謂之倉若積穀之室也倒者傾去積舊而滌濯使之潔淨也胃居中屬土喜容受而不能自運者也人之飲食遇適口之物寧無過量而傷積之乎七情之偏五味

之厚寧無傷於沖和之德乎精粕之餘停痰瘀血互相糾纏日積月深鬱結成聚甚者如核桃之穰諸般奇形之蟲中宮不清矣土德不和矣誠於中形於外發為癱瘓為勞瘵為蠱脹為癩疾為無名奇病先哲製為萬病丸溫白丸等劑攻補兼施寒熱並用期中病情非不工巧然不若倒倉之為便捷也以黃牡牛擇肥者買一二十斤長流水煮糜爛融入湯中為液以布濾出查滓取淨汁再入鍋中文火熬成琥珀色則成矣每飲一鍾少時又飲如此者積數千鍾寒月則重湯溫而飲之病在上者欲其吐多病在下者欲其利多病在中者欲其吐下俱多全在活法而為之

緩急多寡也須先置一室明快而不通者以安病人視所出之物可盡病根則止吐利後或渴不得與湯其小便必長取以飲病者名曰輪迴酒與一二椀非惟可以止渴抑且可以滌濯餘垢睡一二日覺飢甚乃與粥淡食之待三日後始與少菜羹自養半月覺精神煥發形體輕健沈痾悉安矣其後須五年忌牛肉吾師許文懿始病心痛用藥燥熱香辛如丁附桂姜輩治數十年而足孿痛甚且惡寒而多嘔甚而至於靈砂黑錫黃芽歲丹繼之以艾火十餘萬又雜治數年而痛甚自分為廢人矣衆工亦技窮矣如此者又數年因其煩渴惡食者一月以通聖散與半月餘

而大腑逼迫後重肛門熱氣如燒始時下積滯如五色爛錦者如柏燭油凝者近半月而病似退又半月而畧思穀而兩足難移計無所出至次年三月遂作此法節節如應因得為全人次年再得一男又十四年以壽終其餘與藥一婦人久年脚氣吐利而安又鎮海萬戶蕭伯善公以便濁而精不禁親與試之有效又臨海林兄患久嗽吐紅發熱消瘦衆以為瘵百方不應召予視之脉兩手弦數日輕夜重計無所出亦因此而安時冬月也第二年得一子牛坤土也黃土之色也以順為德而效法乎健以為功者牡之用也肉者胃之樂也熟而為液無形之物也橫散入肉

絡由腸胃而滲透肌膚毛竅爪甲無不入也積聚久則形質成依附腸胃回薄曲折處以為桡泊之窠曰阻礙津液氣血薰蒸燔灼成病自非剖腸刮骨之神妙孰能去之又豈合勾銖兩之丸散所能竅犯其藩墻戶牖乎竊詳肉液之散溢腸胃受之其厚皆倍於前有似乎腫其回薄曲折處非復向時之舊肉液充滿流行有如洪水泛漲其浮莖陳朽皆推逐蕩漾順流而下不可停留表者因吐而汗清道者自吐而涌濁道者自泄而去凡屬滯礙一洗而定牛肉全重厚和順之性盎然渙然潤澤枯槁補益虛損寧無精神渙發之樂乎正似武王克商之後散財發粟以賑殷

民之仰望也其方出於西域之異人人於中年後亦
行一二次亦卻寒暑之一助也

相火論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
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
相火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
屬火以名而言形氣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
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
天主生物故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動其所以恒
於動皆相火之為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
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

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心胞絡
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
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天
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
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
動而為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
或曰相火天人之所同何東垣以為元氣之賊又曰
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以
使之無勝負也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物而萬
事出有知之後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
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扇

則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濕言之。相火之氣，經以火言之。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者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曰：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人心聽命乎道心，而人能主之以靜，彼五火之動皆中節。相火惟有裨補造化以為生生不息之運用耳。何賊之有？或曰：內經相火注曰：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之何邪？曰：是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矣。治以炒藥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是也。戴人亦言膽與三焦

尋火治肝和胞絡都無異。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予亦備述天人之火皆生於動。如上文所云者，實推廣二公之意。或曰：內經言火不一，往往於六氣見之。言臟腑者未之見也。二公豈它有所據耶？子能為我言之乎。經曰：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為變者。岐伯歷舉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之為病之出於臟腑者乎。攷諸內經，少陽病為瘧，瘧太陽病時眩仆，少陰病發暴瘧，冒不知人，非諸熱發。瘧之屬火乎。少陽病惡寒，鼓慄，臆病振寒，少陰病洒淅惡寒振慄，厥陰病洒淅振寒，非諸禁鼓慄如喪神守之屬火乎。少陽病嘔逆，厥氣上行，膀胱病衝頭痛。

太陽病厥氣上衝胃小腹控引腰脊上衝心少陰
病氣上衝胃嘔逆非諸逆衝上之屬火乎少陽病譫
妄太陽病譫妄膀胱病狂顛非諸躁狂越之屬火乎
少陽病附腫善驚少陰病脅熱以酸附腫不能久立
非諸病附腫疼酸驚駭之屬火乎又原病式曰諸風
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臍鬱病痿屬於肺火之
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痒瘡瘍屬於
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為病出於臟腑者然也注文
未之發耳以陳無擇之通敏且以暖熾論君火日用
之火言相火而又不曾深及宜乎後之人不無聾瞽
也悲夫

左大順男右大順女論

肺主氣其脉居右寸脾胃命門三焦各以氣為變化
運用故皆附焉心主血其脉居左寸肝膽腎膀胱皆
精血之隧道筦庫故亦附焉男以氣成胎則氣為之
主女挾血成胎則血為之主男子久病右脉充於左
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女子久病左脉充於右者
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反此者虛之甚也或曰左心
小腸肝膽腎膀胱右肺大腸脾胃命門三焦男女所
同不易之位也脉法贊曰左大順男右大順女吾子
之言非惟左右倒置似以大為充果有說以通之乎
曰大本病脉也今以大為順盖有充足之義故敢以

雖此作謹終
屬李德

充言之脉經一部諄諄於教為醫者當此左右當以醫者為言若主於病奚止於千里之謬或曰上文言肝心出左脾肺出右左主司官右主司府下文言左為人迎右為氣口皆以病人之左右而為言何若是之相反耶曰脉經第九篇之第五章上文大浮數動長滑沈瀦弱弦短微此言形狀之陰陽下文關前關後等語又言部位之陰陽陰附陽陽附陰皆言血氣之陰陽同為論脉之陰陽而所指不同若此上下異文何足疑乎謹白陰病治官非治血乎陽病治府非治氣乎由此參考或恐於經意有合

茹淡論

或問內經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又曰地食人以五味古者年五十食肉子今年邁七十矣盡卻鹽醯豈中道乎何子之伸茂而色澤也曰味有出於天賦者有成於人為者天之所賦者若穀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補陰之功此內經所謂味也人之所為者皆烹飪調和偏厚之味有致疾伐命之毒此吾子所疑之味也今鹽醯之卻非真茹淡者大麥與粟之醜稷米山藥之甘葱薤之辛之類皆味也子以為淡乎安於冲和之味者心之收火之降也以偏厚之味為安者欲之縱火之勝也何疑之存內經又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非天賦之味乎陰之五宮傷在五味

非人為之味乎聖人防民之具於是為備凡人飢則必食彼粳米甘而淡者土之德也物之屬陰而最補者也唯可與菜同進經以菜為充者恐於飢時頓食或慮過多因致胃損故以菜助其充足取其疏通而易化此天地生物之仁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傳曰賓主終日百拜而酒三行以避酒禍此聖人施教之意也蓋穀與肥鮮同進厚味得穀為助其積之也久寧不助陰火而致毒乎故服食家在卻穀者則可不卻穀而服食未有不被其毒者內經謂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久天之由也彼安於厚味者未之思爾或又問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何不言氣補曰味陰也氣陽也補精以陰求其本也故補之以味若甘草白朮地黃澤瀉五味子天門冬之類皆味之厚者也經曰虛者補之正此意也上文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夫為勞倦所傷氣之虛故不足溫者養也溫存以養使氣自充氣完則形完美故言溫不言補經曰勞者溫之正此意也彼為局方者不知出此凡諸虛損證悉以溫熱佐輔補藥名之曰溫補不能求經旨者也

吃逆論

吃病氣逆也氣自臍下直衝上出於口而作聲之名也書曰火炎上內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東垣謂

火與元氣不兩立又謂火氣之賊也古方悉以胃弱
言之而不及火且以丁香柿蒂竹茹陳皮等劑治之
未審孰為降火孰為補虛人之陰氣依胃為養胃土
傷損則木氣侮之矣此土敗木賊也陰為火所乘不
得內守木挾相火乘之故直衝清道而上言胃弱者
陰弱也虛之甚也病人見此似為死證然亦有實者
不可不知敢陳其說趙立道年近五十質弱而多怒
七月炎暑大飢索飯其家不能急具因大怒兩日後
得滯下病口渴自以冷水調生蜜飲之甚快滯下亦
漸緩如此者五七日召予視脉稍大不數遂令止蜜
水渴時但令以人參白朮煎湯調益元散與之滯下

亦漸收七八日後覺倦甚發吃予知其因下久而陰
虛也令其守前藥然滯下尚未止又以煉蜜飲之如
此者三日吃猶未止衆皆尤藥之未當將以薑附飲
之予曰補藥無速效附子非補陰者服之必死衆曰
冷水飯多得無寒乎予曰炎暑如此飲涼非寒勿多
疑待以日數力到當自止又四日而吃止滯下亦安
又陳擇仁年近七十厚味之人也有久喘病而作止
不常新秋患滯下食大減至五七日後吃作召予視
脉皆大豁衆以為難予曰形瘦者尚可為以人參白
朮湯下六補丸以補血至七日而安此二人者虛之
為也又一女子年踰笄性躁味厚暑月因大怒而吃

作每作則遽身跳動神昏不知人問之乃知暴病視其形氣俱實遂以人參蘆薈煎湯飲一椀大吐頑痰數椀大汗昏睡一日而安人參入手太陰補陽中之陰者也蘆薈則反爾大瀉太陰之陽女子暴怒氣上肝主怒肺主氣經曰怒則氣逆氣因怒逆肝木乘火侮肺故吃大作而神昏參蘆薈善吐痰盡氣降而火衰金氣復位胃氣得和而解麻黃發汗節能止汗穀屬金糖之性熱麥屬陽熯之性涼先儒謂物物具太極學者其可不觸類而長引而伸之手

房中補益論

或問千金方有房中補益法可用否予應之曰傳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人之疾病亦生於動其動之極也病而死矣人之有生心為火居上腎為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無有窮已故生意存焉水之體靜火之體動動易而靜難聖人於此未嘗忘言也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養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動於妄也醫者立教恬澹虛無精神內守亦所以遏此火之動於妄也蓋相火藏於肝腎陰分君火不妄動相火惟有稟命守位而已焉有燔灼之虐燄飛走之狂勢也哉易兌取象於少女兌說也遇少男艮為咸咸無心之感也艮止也房中之法有艮止之義焉若艮而不止徒有戕賊何補益之有竊詳千金之意彼

壯年會縱者水之體非向日之靜也故著房中之法為補益之助此可用於質壯心靜遇敵不動之人也苟無聖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為也女法水男法火水能制火一樂於與一樂於取此自然之理也若以房中為補殺人多矣况中古以下風俗日媮資稟日薄說夢向癡難矣哉

天氣屬金說

邵子曰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內經曰大氣舉之也夫自清濁肇分天以氣運於外而攝水地以形居中而浮於水者也是氣也即天之謂也自其無極者觀之故曰大氣至清至剛至健屬乎金者也非

至剛不能攝此水非至健不能運行無息以舉地之重非至清其剛健不能長上古而不老或曰子以天氣為屬金者固易卦取象之義何至遂以屬金言之乎善言天者必有證於人善言大者必有譬於小願明以告我曰天生萬物人為貴人形象天可以取譬肺主氣外應皮毛內經謂陽為外衛非皮毛乎此天之象也其包裹骨肉腑臟於其中此地之象也血行於皮裏肉腠晝夜周流無端此水之象也合三者而觀非水浮地天攝水地懸於中乎聖人作易取金為氣之象厥有旨哉

張子和攻擊注論

愚閱張子和書惟務攻擊其意以為正氣不能自病
因為邪所客所以為病也邪去正氣自安因病有在
上在中在下深淺之不同立為汗吐下三法以攻之
初看其書將謂醫之法盡於是矣後因思內經有謂
之虛者精氣虛也謂之實者邪氣實也夫邪所客必
因正氣之虛然後邪得而客之苟正氣實邪無自入
之理由是於子和之法不能不致疑於其間又思內
經有言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又
思仲景有言病常汗解診其尺脈濇當與黃芪建中
湯補之然後汗之於是以及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也
馳名中土其法必有過於明輩者何其書之所言與

內經仲景之意若是之不同也於是決意於得名師
以為之依歸發其茅塞遂遊江湖但聞某處有某治
醫便往拜而問之連經數郡無一人焉後到定城始
得原病式東垣方藥乃大悟子和之孟浪然終未得
的然之議論將謂江浙間無可為師者泰定乙丑夏
始得聞羅太無於陳芝岩之言遂往拜之蒙叱罵者
五七次越起三閱月始得降接因觀羅先生治一病
僧黃瘦倦怠羅公詢其病因乃蜀人出家時其母在
堂及遊浙右經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不可遏欲歸
無腰纏徒爾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時僧二十五
歲羅令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

爛與之凡經半月餘且時以慰諭之言勞之又曰我
與鈔十錠作路費我不望報但欲救汝之死命爾察
其形稍甦與桃仁承氣一日三貼下之皆是血塊痰
積方止次日只與熟菜稀粥將息又半月其人遂如
故又半月餘與鈔十錠遂行因大悟攻擊之法必其
人充實稟昏本此乃可行也否則邪去而正氣傷小
病必重重病必死羅每日有求醫者來必令其診視
脉狀回稟羅但卧聽口授用其藥治其病以某藥監
某藥以某藥為引經往來一年半並無一定之方至
於一方之中自有攻補兼用者亦有先攻後補者有
先補後攻者又大悟古方治今病焉能脗合隨時取
中其此之謂乎是時羅又言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
舊屋換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經匠氏之手其可用
乎由是又思許學士釋微論曰予讀仲景書用仲景
之法然未嘗守仲景之方乃為得仲景之心也遂取
東垣方藁手自抄錄乃悟治病入當如漢高祖蹤秦
暴周武王蹤商之後自非發財散粟與三章之法其
受傷之氣倦憊之人何由而平復也於是定為陰易
之陽易凡攻擊宜詳審正氣須保護以局方為戒哉

或曰仲景治傷寒者三百一十三方治雜病者金匱要略二十有三門歷代名方汗牛充棟流傳至今明效大驗顯然耳曰今吾子致疑於局方無乃失之謬妄乎

予曰醫之視病問證已得病之情矣然病者一身血氣有淺深體賦有上下臟腑有內外時月有久近形志有苦樂資稟有厚薄能毒有可否標本有先後年有老弱治有五方今有四時某藥治某病某經用某藥孰為正治反治孰為君臣佐使合是數者計較分毫議方治療貴乎適中今觀局方別無病源議論止於各方條述證候繼以藥石之分兩修製藥餌之法

度而又勉其多服當服久服殊不知一方通治諸病似乎立法簡便廣絡原野冀復一兔寧免許學士之誚乎仲景諸方實萬世醫門之規矩準繩也後之欲為方圓平直者必於是而取則焉然猶設為問難藥作何應處以何法許學士亦曰我善讀仲景書而知其意然未嘗全用其方局方制作將擬仲景耶故不揣荒陋敢陳管見倘蒙改而正諸實為醫道之幸今世所謂風病大率與諸痿證表同論治良由局方多以治風之藥通治諸痿也古聖論風論痿各有篇目源流不同治法亦異不得不辨按風論風者百病之長至其變化乃為他病又曰善行數變曰因於露風

曰先受邪曰在腠理曰客曰入曰傷曰中歷陳五臟
與胃之傷皆多汗而惡風其發明風邪係外感之病
有臟腑內外虛實寒熱之不同若是之明且盡也別
無癰瘰瘵弱卒中不省僵仆喎斜攣縮眩暈語澁不
語之文新舊所錄治風之方凡十道且即至寶丹靈
寶丹論之曰治中風不語治中風語澁夫不語與語
澁其可一例看乎有失音不語有舌強不語有神昏
不語有口禁不語有舌縱語澁有舌麻語澁治大腸
風祕祕有風熱有風虛會謂一方可通治乎又曰治
口鼻血出夫口鼻出血皆是陽盛陰虛有升無降血
隨氣上越出上竅法當補陰抑陽氣降則血歸經豈

可以輕揚飛竄之腦麝佐之以燥悍之金石乎又曰
治皮膚燥痒經曰諸痒為虛血不榮肌腠所以痒也
當與滋補藥以養陰血血和肌潤痒自不作豈可以
一十七兩重之金石佐以五兩重之腦麝香桂而欲
以一兩重之當歸和血一升之童便活血一升之生
地黃汁生血夫枯槁之血果能和而生乎果能潤澤
肌肉之乾瘦乎又曰治難產死胎血脉不行此血氣
滯病也又曰治神魂恍惚久在床枕此血氣虛病也
夫治血以血藥治虛以補藥彼燥悍香竄之劑固可
以劫滯氣果可以治血而補虛乎潤體丸等三十餘
方皆曰治諸風治一切風治一應風治男子三十六

種風其爲主治甚爲浩博且寒熱虛實判然迥別一方通治果合經實乎果能去病乎龍虎丹排風湯俱係治五臟風而排風又曰風發又似有內出之意夫病既在五臟道遠而所感深一則用麻黃三兩以發其表一則用鹽麩六兩以瀉其衛而謂可以治臟病乎借曰在龍虎則有寒水石一斤以爲鎮墜在排風則有白朮當歸以爲補養此殆與古人輔佐因用之意合吁臟病屬裏而用發表瀉衛之藥寧不犯誅伐無過之戒乎寧不助病邪而伐根本乎骨碎補丸治肝腎風虛乳香宣經丸治體虛換腿丸治足三陰經虛或因感風而虛或因虛而感風既曰體虛肝腎虛

足三陰經虛病非輕小理宜補養而自然銅半夏慶靈仙荆芥地龍川練烏藥防風牽牛靈脂草烏羌活石南天麻南星煨桐等疏通燥疾之藥居補劑之太半果可以補虛乎七聖散之治風濕流注活血應痛丸之治風濕客腎經微汗以散風導水以行濕仲景法也觀其用藥何者爲散風何者謂行濕吾不得而知也三生飲之治外感風寒內傷喜怒或六脉沉伏或指下浮盛及痰厥氣虛大有神效治外感以發散仲景法也治內傷以補養東垣法也誰能易之脉之沉伏浮盛其寒熱表裏虛實之相遠若水火然似難同藥痰厥因於寒或能成功血氣虛者何以收救已

上諸疑特舉其顯者耳若毫分縷析更僕未可盡也
姑用真之忘言

或曰吾子謂內經風論主於外感其用麻黃桂枝
烏附葷將以解風寒也其用腦麝歲靈仙黑牽牛
葷將以行凝滯也子之言過矣

予應之曰風病外感善行數變其病多實少虛發表
行滯有何不可治風之外何為又歷述神魂恍惚起
便須人手足不隨神志昏憤癱瘓羸曳手足筋衰眩
運倒仆半身不遂脚膝緩弱四肢無力顫掉拘攣不
語語澁諸痿等證悉皆治之攷諸痿論肺熱葉焦五
臟因而受之發為痿躄心氣熱生脉痿故脛縱不任

地肝氣熱生筋痿故宗筋弛縱脾氣熱生肉痿故痺
而不仁腎氣熱生骨痿故足不任身又曰諸痿皆屬
於上謂之上者指病之本在肺也又曰昏惑曰癱瘓
曰瞽悶曰瞶昧曰暴病曰瞽冒曰矇昧曰暴瘖曰瞶
瘖皆屬於火又曰四肢不舉曰舌本強曰足痿不收
曰痿涎有聲皆屬於土又禮記註曰魚肉天產也以
養陽作陽德以為倦怠悉是濕熱內傷之病當作諸
痿治之何局方治風之方兼治痿者十居其九不思
諸痿皆起於肺執傳入五臟散為諸證大抵只宜補
養若以外感風邪治之寧免實實虛虛之禍乎
或曰經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暴強直皆屬於

風至於掉振不能久立善暴僵仆皆以為木病肝
屬木風者木之氣曰掉曰掉振非顛掉乎曰眩非
眩運乎曰不能久立非筋衰乎非緩弱無力乎曰
諸暴強直非不隨乎曰善暴僵仆非倒仆乎又曰
瞽問曰瞽昧曰暴病曰鬱冒眩昧暴瘖曰瞽應與
曰上文所謂屬肝屬風屬木之病相似何為皆屬於
火曰言本強曰痰涎有聲何為皆屬於土痿論俱
未嘗言及而吾子合火土二家之病而又與倦怠
並言總作諸痿治之其將有說以通之乎

予應之曰按原病式曰風病多因熱甚俗云風者言
末而忘其本也所以中風而有癱瘓諸證者非謂肝

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於風良由將息
失宜腎水虛甚則心火暴盛水不制火也火熱之氣
怫鬱神明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所知也亦有因
喜怒思悲恐五志過極而卒中者五志過熱甚故也
又原病曰脾之脉連舌本散舌下今脾臟受邪故舌
強又河間曰謂膈熱甚火氣炎上傳化失常故津液
涌而為痰涎潮上因其稠粘難出故作聲也一以屬
脾一以為胃熱謂之屬火與土不亦宜乎雖然岐伯
仲景孫思邈之言風大意似指外邪之感劉河間之
言風明指內傷熱證實與痿論所言諸痿生於熱相
合外感之邪有寒熱虛實而挾寒者多內傷之熱皆

是虛證無寒可散無實可瀉局方本為外感立方而
以內傷熱證亦同出治其為害也似非細故

或曰風分內外痿病因熱既得聞命矣手陽明大
腸經肺之腑也足陽明胃經脾之腑也治痿之法
取陽明一經此引而未發之言願明以告我

予曰諸痿生於肺熱只此一句便見治法大意經曰
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固是就生剋言補
瀉而大經大法不外於此東方木肝也西方金肺也
南方火心也北方水腎也五行之中惟火有二腎雖
有二水居其一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故經曰一水不
勝二火理之必然肺金體燥而居上主氣畏火者也

脾土性濕而居中主四肢畏木者也火性炎上若嗜
慾無節則水失所養火寡于畏而侮所勝肺得火邪
而熱矣木性剛急肺受熱則金失所養木寡于畏而
侮所勝脾得木邪而傷矣肺熱則不能管攝一身脾
傷則四肢不能為用而諸痿之病作瀉南方則肺金
清而東方不實何脾傷之有補北方則心火降而西
方不虛何肺熱之有故陽明實則宗筋潤能束骨而
利機關矣治痿之法無出於此駱隆吉亦曰風火既
熾當滋腎水東垣先生取黃蘗為君黃芪等補藥之
輔佐以治諸痿而無一定之方有兼痰積者有濕多
者有熱多者有濕熱相半者有挾氣者臨病製方其

善於治痿者乎。雖然藥中肯綮矣。若將理失宜。聖醫不治也。天產作陽。厚味發熱。先哲格言。但是患痿之人。若不淡薄食味。吾知其必不能安全也。

或曰小續命湯。其要畧和表裏。非外感之藥乎。地仙丹。治勞傷腎。德非內傷之藥乎。其將何以議之。予曰。小續命湯。比要畧。少當歸石膏。多附子。防風。防已。果與仲景意合否也。仲景謂汗出則止。藥局方則曰。久服差。又曰。久病風陰晦時。更宜與。又曰。治諸風。似皆非仲景意。然麻黃防已。可久服乎。諸風可通治乎。地仙丹。既曰補腎而滋補之藥。與僭燥走竄之藥。相半用之。腎惡燥。而謂可以補腎乎。借曰足少陰經。

非附子輩。不能自達。八味丸。仲景腎經藥也。八兩地黃。以一兩附子佐之。觀此。則是非可得而定矣。非吾之過論也。

又觀治氣一門。有曰。治一切氣。冷氣滯。氣逆。氣上。氣用。安息香丸。丁沉香丸。大沉香丸。蘇子丸。白氣散。如神丸。集香丸。白沉香丸。煨姜丸。鹽煎散。七氣湯。九疔温白丸。生薑湯。其治嘔吐。膈噎也。用五膈丸。五膈寬中散。膈氣散。酒癥丸。草豆蔻丸。撞氣丸。人參丁香散。其治吞酸也。用丁沉香丸。小理中丸。其治痰飲也。用倍末丸。消飲丸。温中化痰丸。五套丸。且於各方條下。或曰。口苦。失味。曰噫。酸曰舌澁。曰吐。清水曰吞。滿曰氣。

急曰脇下急痛曰五心中熱口爛生瘡皆是明著熱
證何為率用熱藥夫周流於人之一身以為生者氣
也陽往則陰來陰往則陽來一升一降無有窮已苟
內不傷於七情外不感於六淫其為氣也何病之有
今日冷氣滯氣逆氣上氣皆是臨受火邪氣得炎上
之化有升無降薰蒸清道甚而至於上焦不納中焦
不化下焦不滲展轉傳變為嘔為吐為隔為噎為痰
為飲為翻胃為吞酸夫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此正治
之法也治熱用熱治寒用寒此反佐之法也詳味前
方既非正治又非反佐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謹
按原病式曰諸嘔吐酸皆屬於熱諸積飲痞膈中滿

皆屬於濕諸氣逆衝上嘔涌溢食不下皆屬於火諸
堅痞腹滿急痛吐腥穢皆屬於寒深契仲景之意金
匱要畧曰胃痺病胃背痛括蕞薤白湯主之胃痺心
痛徹背括蕞薤白半夏湯主之心下痞氣氣結在胃
脇下上逆搶心者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嘔而
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
夏生姜湯主之諸嘔吐穀不得入者小半夏湯主之
嘔吐病在膈上者猪苓湯主之胃反嘔吐者半夏參
蜜湯主之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胃反吐而
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吐後欲飲者文蛤湯主之病
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心中無柰者姜汁半夏湯主之

乾嘔手足冷者陳皮湯主之噦逆者陳皮竹茹湯主之乾嘔下痢者黃芩湯主之氣衝上者皂莢丸主之上氣脉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上氣脉沉者澤漆湯主之大逆上氣者麥門冬湯主之心下有痰飲胃腸支滿目眩茯苓桂木湯主之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出之宜茯苓桂木甘草湯腎氣丸亦主之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者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者此為流飲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宜大青龍湯又宜用小青龍湯心下有支飲其人若冒眩澤瀉湯主之支飲胃滿者厚朴大黃湯主之支飲不得息葶藶大棗瀉肺湯

主之嘔家本渴今反不渴心中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卒嘔吐心下痞滿間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假令瘦人臍下有悸者吐涎沫而頭眩水也五苓散主之心胃有停痰宿水自吐水後心胃間虛氣滿不能食消痰氣令能食茯苓飲主之先渴後嘔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半夏加茯苓湯主之觀其微意可表者汗之可下者利之滯者導之鬱者揚之熱者清之寒者溫之偏寒偏熱者反佐而行之挾濕者淡以滲之挾虛者補而養之何嘗例用辛香燥熱之劑以火濟火實實虛虛咎將誰執或曰脉訣謂熱則生風冷生氣寒主收引今冷氣

上衝矣氣逆矣氣滯矣非冷而何吾子引仲景之言而斥其非然則諸氣諸飲嘔吐反胃吞酸等病將無寒證耶

予曰五臟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隨起若諸寒為病必湏身犯寒氣口得寒物乃為病寒非若諸火病自內作所以氣之病寒者十無一二

或曰其餘痰氣嘔吐吞酸噎膈反胃作熱作火論治於理可通若病人自言冷氣從下而上者非冷而何

予曰上升之氣自肝而出中挾相火自下而出其熱為甚自覺其冷非真冷也火極似水積熱之甚陽亢

陰微故見此證冷生氣者出高陽生之謬言也若病果因感寒當以去寒之劑治之何至例用辛香燥熱為方不知權變寧不悞人

或曰氣上升者皆用黑錫丹養正丹養氣丹等藥以為鎮墜然服之者隨手得效吾子以為熱甚之病亦將有悞耶

予曰相火之外又有臟腑厥陽之火五志之動各有火起相火者此經所謂一水不勝二火之火出於天造厥陽者此經所謂一水不勝五火之火出於人欲氣之升也隨火炎上升而不降孰能禦之今人欲借丹劑之重墜而降之氣鬱為濕痰丹性熱燥濕痰被

劫亦為暫開所以清快丹毒之發偏助狂火陰血愈
耗其升愈甚俗人喜溫迷而不返被此禍者滔滔皆
是

或曰丹藥之墜欲降而升然則如之何則可

予曰投以辛涼行以辛溫制伏肝邪治以鹹寒佐以
甘溫收以苦甘和以甘淡補養陰血陽自相附陰陽
比和何升之有先哲格言其則不遠吾不贅及

或曰吐酸素問明以為熱東垣又言為寒何也

予曰吐酸與吞酸不同吐酸是吐出酸水如醋平時
津液隨上升之氣鬱積而成鬱積之久濕中生熱故
從火化遂作酸味非熱而何其有積之於久不能自

涌而出伏於脾胃之間咳不得上嚥不得下肌表得

風寒則內熱愈鬱而酸味刺心肌表溫暖腠理開發

或得香熱湯丸津液得行亦得暫解非寒而何素問

言熱者言其本也東垣言寒者言其末也但東垣不

言外得風寒而作收氣立說欲瀉肺金之實又謂寒

藥不可治酸而用安胃湯加減二陳湯俱犯丁香且

無治熱濕鬱積之法為未合經意予嘗治吞酸用黃

連菜蔓各製炒隨時令送為佐使蒼朮茯苓為主病

湯浸炊餅為小丸吞之仍教以粗食蔬菜自養則病

易安

或曰蘇合香丸雖是類聚香藥其治骨蒸癰疽月

開狐狸等病吾子以為然乎

予曰古人製方用藥辭隊者必是攻補兼施彼此相制氣味相次孰為主病孰為引經或用正治或用反佐各有意義今方中用藥一十五味除白朮朱砂訶子共六兩其餘一十二味共二十一兩皆是性急輕靈之劑往往用之於氣病與暴仆昏昧之人其衝突經絡漂蕩氣血若摧枯拉朽然不特此也至如草豆蔻散教人於夏月濃煎以代熟水夫草豆蔻性大熱去寒邪夏月有何寒氣而欲多服縮脾飲用草果亦是此意且夏令寒所以養陽也草豆蔻草果其食寒之意乎不特此也抑又有甚者焉接氣丹曰陽氣暴絕當是陰先虧陰先虧則陽氣無所依附遂致飛越而暴絕也上文乃曰陰氣盛陰氣若盛陽氣焉有暴絕之理假令陽氣暴絕宜以滋補之劑保養而鎮靜之庶乎其有合夏令寒以為養陽之本何至又服辛香燥熱之劑乎且此丹下咽暴絕之陽果能接乎孰為是否君其筭之

或曰局方言陰盛陰邪盛也陰邪既盛陽有暴絕之理予之所言與陽氣相對待之陰也果有陰虧而陽絕者吾子其能救之乎

予曰陰陽二字固以對待而言所指無定在或言寒熱或言血氣或言臟腑或言表裏或言動靜或言虛

實或言清濁或言奇偶或言上下或言正邪或言生
殺或言左右求其立言之意當是陰鬼之邪耳陰鬼
爲邪自當作邪鬼治之若陰先虧而陽暴絕者嘗治
一人美浦江鄭兄年近六十奉養受用之人也仲夏
久患滯下而又犯房勞忽一晚正走廁間兩手舒撒
兩眼開而無光尿自出汗如雨喉如拽鋸呼吸甚微
其脉大而無倫次無部位可畏之甚余適在彼急令
煎人參膏且與灸氣海穴艾炷如小指大至十八壯
右手能動又三壯唇微動參膏亦成遂與一盞至半
夜後盡三盞眼能動盡二斤方能言而索粥盡五斤
而利止十斤而安

或曰諸氣諸飲與嘔吐吞酸膈噎反胃等證局方
未中肯綮我知之矣然則要畧之方果足用乎抑
猶有未發者乎

予曰天地氣化無窮人身之病亦變化無窮仲景之
書載道者也醫之良者引例推類可謂無窮之應用
借令畧有加減修合終難踰越矩度夫氣之初病也
其端甚微或因些少飲食不謹或外冒風雨或內感
七情或食味過厚偏助陽氣積成膈熱或食稟充實
表密無汗或性急易怒火炎上以致津液不行清濁
相干氣爲之病或痞或痛不思食或噫腐氣或吞酸
或嘈雜或膨滿不求原本便認爲寒遽以辛香燥熱

之劑投之數貼時暫得快以爲神方厚味仍前不節
七情反復相仍舊病被劫暫開濁液易於攢聚或半
月或一月前證復作如此延蔓自氣成積自積成痰
此爲痰爲飲爲吞酸之由也良工未遇繆藥又行痰
挾瘀血遂成窠囊此爲痞爲痛嘔吐爲噎膈反胃之
次第也飲食湯液滯泥不行滲道蹇澁大便或秘或
溏下矢傳化中焦愈停醫者不察猶執爲冷翻思前
藥隨手得快至此賓主皆恨藥欠燥熱顯伺久服可
以溫脾壯胃消積行氣以冀一旦豁然之效不思胃
爲水穀之海多血多氣清和則能受脾爲消化之氣
清和則能運今久得香熱之偏助氣血沸騰其始也

胃液凝聚無所容受其久也脾氣耗散傳化漸遲其
有胃熱易飢急於得食脾傷不磨鬱積成痛醫者猶
曰虛而積寒非尋常草木可療徑以烏附助佐丹劑
專意服餌積而久也血液俱耗胃脫乾槁其槁在上
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間或可入亦不多名
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爲近食雖可入難盡入胃良
久復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大便秘少若羊矢然名
雖不同病出一體要畧論飲有六曰痰飲懸飲溢飲
支飲留飲伏飲分別五臟諸證治法至云交盡矣第恨
醫者不善處治病者不守禁忌遂使藥助病邪展轉
深痼去生漸遠深可哀憫

或曰千金諸方治噎膈反胃未嘗廢姜桂等劑何
吾子之多言也

予曰氣之鬱滯久留清道非借香熱不足以行然悉
有大黃石膏竹茹芒硝澤瀉前胡朴硝茯苓黃芩蘆
根括蕁等藥為之佐使其始則同其終則異病邪易
伏其病自安

或曰胃脘乾槁者古方果可治乎將他有要捷之
法者或可補前人之未發者乎

予曰古方用人參以補肺御米以解毒竹瀝以清痰
乾姜以養血粟米以實胃蜜水以潤燥姜以去穢正
是此意張雞峯亦曰噎當是神思間病惟內觀自養

可以治之此言深中病情而施治之法亦為近理夫
噎病生於血乾夫血陰氣也陰主靜內外兩靜則臟
腑之火不起而金水二氣有養陰血自生腸胃津潤
傳化合宜何噎之有因觸類而長曾製一方治中年
婦人以四物湯加和白陳皮留尖桃仁生甘草酒紅
花濃煎入驢尿飲以防其或生蟲也與數十貼而安
又台州治一匠者年近三十勤於工作而有艾妻且
喜酒其面白其脉瀋重則大而無力乃令謝去工作
卧於牛家取新温牛乳細飲之每頓盡一杯一晝夜
可飲五七次盡卻食物以漸而至八九次半月大便
潤月餘而安然或口乾蓋酒毒未解間飲甘蔗汁少

許

或者又曰古方之治噎膈反胃未有不言寒者子何不思之甚

予曰古人著方必為當時抱病者設也其人實因於寒故用之而得效後人遂錄以為矜式不比局方泛編成書使天下後世之人凡有此證者率遵守以為之定法而專以香熱為用也雖然挾寒者亦或有之但今人之染此病率因痰氣久得醫藥傳變而成其為無寒也明矣

或曰治脾胃以溫補藥豈非局方之良法耶吾子其將何以議之

予曰眾言淆亂必折諸聖切恐脾胃有病未必皆寒觀其養脾丸治脾胃虛冷體倦不食嘉禾散治脾胃不和不能多食消食丸治脾胃俱虛飲食不下小獨聖丸治脾胃不和不思飲食大七香丸治脾冷胃虛不思飲食連翹丸治脾胃不和飲食不下分氣紫蘇飲治脾胃不和木香餅子治脾胃虛寒溫中良姜丸曰溫脾胃奪命抽刀散曰脾胃冷燒脾散曰脾胃虛進食散曰脾胃虛冷不思飲食丁香煮散曰脾冷胃寒二姜丸曰養脾溫胃姜合丸曰脾胃久虛蓬煎丸曰脾胃虛弱守金丸曰脾胃虛冷集香丸曰脾胃不和蟠葱散曰脾胃虛冷壯脾丸曰脾胃虛弱人參丁

香散曰脾胃虛弱人參養氣散曰脾胃不和丁香透隔
湯曰脾胃不和丁香五香丸曰脾胃虛弱溫胸膈丸
之壯氣暖腎兎絲子丸之治腎虛金釵石斛丸之治
氣不足茴香丸之治臟虛冷玉霜丸之治氣虛安腎
丸之治腎積寒麝香鹿茸丸之益氣養正丹之治諸
虛朴附丸之治脾胃虛弱接氣丹之治真氣虛四神
丹之治五臟沉香鹿茸丸之治氣不足椒附丸之溫
五臟菴蓉大補丸之治元臟元氣虛鍾乳白澤丸之
治諸虛三建湯之治氣不足甚者類聚丹劑悉曰補
脾胃溫脾胃補腎補五臟補真氣而各方條下曰舌
古曰面黃曰舌苦無味曰中酒止酒曰酒積曰酒癖

曰飲酒多曰酒過傷曰氣促喘急曰口淡曰舌澀曰
噫醋曰舌乾曰溺數曰水道澀痛曰小便出血曰口
苦曰咽乾曰氣促曰盜汗曰失精曰津液內燥曰氣
上衝曰外腎痒曰枯槁失血曰口唇乾燥曰喘滿曰
肢體煩疼曰衄血曰小便淋瀝悉是明具熱證如何
類聚燥熱而謂可以健脾溫胃而滋腎補氣乎經曰
熱傷脾常服燥熱寧不傷脾乎又曰腎惡燥多服燥
熱寧不傷腎乎又曰熱傷元氣久服燥熱寧不傷氣
乎又曰用熱遠熱又曰有熱者寒而行之此教人用
熱藥之法蓋以熱藥治寒病苟無寒藥為之嚮導佐
使則病拒藥而扞格不入謂之遠熱者行之以寒也

兩句同一意恐後人不識此理故重言以明之今局
方辛香燥熱以類而聚之未嘗見其所謂遠熱也用
熱而不遠熱非惟不能中病抑且正氣先傷醫云乎
哉夫良醫之治病也必先求其得病之因其虛邪也
當治其母實邪也當治其子微邪也當治其所勝賊
邪也當治其所不勝正邪也當治其本經索鉅又謂
雜合受邪病者所受非止一端又須察其有無雜合
之邪輕重較量視標本之緩急以為施治之先後今
乃一切認為寒冷吾不知脾胃與腎一向只是寒冷
為病耶論方至此雖至愚昧不能不致疑也吾又攷
之要畧矣諸嘔吐穀不得入者小半夏湯主之疸病

寒熱不食食則頭眩心胃不安者茵陳湯主之身腫
而冷胃窒不能食病在骨節發汗則安心胃停痰吐
水虛滿不能食者茯苓湯主之中風手足拘急惡寒
不欲飲食者三黃湯主之下利不欲飲食者大承氣
湯主之五勞虛極羸瘦不能食者大黃廬虫丸主之
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脉結心悸者炙甘草湯主之虛
勞腰痛小腹拘急者八味丸主之虛勞不足者六薯
蕷丸主之虛勞虛煩不得眠者酸棗仁湯主之夫嘔
者胃滿者吐水者下利者惡寒者腫而冷者不能飲
食者虛勞羸瘦者虛勞汗而悸者虛勞而腰痛者虛
勞不足者虛勞煩而不眠者自局方之法觀之豈不

認爲寒本而以熱藥行之乎仲景施治則不然也痰者導之熱者清之積者化之濕者滲之中氣清和自然安裕虛者補之血凝者散之躁者寧之熱者和之陰氣清寧何虛勞之有也

或曰傷寒一門雖取雜方仲景之法亦摘取之矣吾子其忘言乎

予曰傷寒之法仲景而下發明殆盡局方是否愚不必贅雖然仲景論傷寒久而未及乎中寒先哲治冒大寒而昏中者用附子理中湯而安其議藥則得之矣曰傷曰中未聞有議其異同之者予俛而思之傷寒有即病有不即病必大發熱病邪循經而入以漸

而深中寒則倉卒感受其病即發而暴傷寒之人因其舊有鬱熱風寒外束肌腠自密鬱發爲熱其初也用麻黃桂枝輩微表而安以病體不甚虛也中寒之人乘其腠理踈豁一身受邪難分經絡無熱可發溫補自解此謂氣之大虛也傷寒熱雖甚不死中寒若不急治去生甚遠其虛實蓋可見矣

或曰脾胃一門子以局方用藥太熱未合經意若平胃散之溫和可以補養胃氣吾子以爲何如

予曰蒼朮性燥氣烈行濕解表甚爲有力厚朴性溫散氣非脹滿實急者不用承氣用之可見矣雖有陳皮甘草之甘緩甘辛亦是决裂耗散之劑實無補土

之和經謂之氣太過曰敦阜亦能為病况胃為水穀
之海多氣多血故因其病也用之以瀉有餘之氣使
之平衡又須察其挾寒得寒物者投之胃氣和平使
須卻藥謂之平者非補之之謂其可常服乎

或曰調胃承氣亦治胃病謂之調者似與平胃散
之平意義相近何用藥之相遠也

予曰調胃承氣治熱中下二焦藥也經曰熱淫於內
治以鹹寒佐以苦甘功在乎導利而行之以緩平胃
散止治濕上焦之藥也經曰濕上甚而熱治以苦溫
佐以甘辛以汗為效而止

或曰治濕不利小便非治也非仲景法耶何子言

之悖也

予曰淡滲治濕以其濕在中下二焦今濕在上宜以
微汗而解不欲汗多故不用麻黃乾葛輩

或曰局方用藥多是溫補或以為未合中道積熱
病冷二門其制作其取用吾子其無以議之矣

予曰張仲景言一百八病五勞六極七傷與婦人共
三十六病孫真人言四百四病凡遇一病須分寒熱
果寒耶則熱之果熱耶則寒之寒熱甚耶則反佐而
制之今列病之目僅十有餘而分積熱病冷兩門何
不思之甚也要更中風脈緊為寒浮為虛肺痿吐涎
不能效不渴必遺溺此為肺中冷甘草乾姜湯溫之

腹滿痛時減。故此為寒宜溫之。下利欲噤不能。此腹中寒也。脇下偏痛。脈弦緊。此寒也。宜大黃附子細辛湯。溫之。痰飲。脈雙弦者。寒也。黃疸發熱。煩喘。曾滿口燥。又被火劫。其汗病從濕。得身盡熱而黃。此熱在內。宜下之。下利。脈數而渴。設不差。則清膿血。以其有熱也。婦人能食。病七八日而更發熱者。此為胃氣。熱宜大承氣下之。產後七八日。若太陽證。小腹堅滿。此惡露不盡。不大便四五日。發熱。晡時煩燥。食則妄言。此熱在裏。結在膀胱。宜大承氣利之。安婦人或中風。或傷寒。經水適來。適斷。有寒熱。皆為熱入血室。今局方不曾言病。而所謂寒與熱者。其因何在。其病何

名果無雜合所受邪果無時令貨稟之當擇耶。據外證之寒熱而遂用之。果無認假為真耶。果以是為非耶。

或曰以寒熱為篇目固未合經意。若其諸方果有合乎。

予曰以積熱為篇目固有可議。若諸方之制作。取用儘有妙理。吾其為子發明前人之意。恐可為用方者消埃之助。六紫雪者。心脾肝腎胃經之藥也。通中散。洗心散。表裏血氣之藥也。涼膈散。心肺脾胃之藥也。龍腦飲子。勝冰丹。真珠散。靈液丹。上中二焦之藥也。碧雪雞蘇丸。三黃丸。八正散。三焦藥也。甘露丸。心脾

肝之藥也涼膈丸心脾胃之藥也抱龍丸麥門冬散
心脾肝之藥也妙香丸疏快腸胃制伏木火藥也甘
露飲心肺胃藥也五淋散血而裏藥也消毒飲氣而
表藥也麻仁丸氣而裏藥也導赤丸氣與血而裏藥
也導赤散心小腸藥也有升有降有散有補有滲導
有驅逐有因用有引經或緩之以甘或收之以酸或
行之以香或因之以蠟或燥之以苦觀其立方各有
所主用方之人宜求其意若夫痼冷門尤有可議者
冷即寒也內經以寒為殺厲之氣今加痼於冷之上
豈非指身惡寒而口喜熱之病耶若以此外證便認
為痼冷宜乎夏英公之常餌烏附常御綿帳不知濕

痰積中抑遏陽氣不得外泄身必惡寒經曰凡則害
承乃制又劉河間曰火極似水故見此證當治以鹹
寒佐以甘溫梔標本之先後正邪之虛實孰緩孰急
為之治法何至類用烏附丹劑倍燥之藥抱薪救火
屠創何異古人治戰慄有以大承氣湯下之而愈者
惡寒戰慄明是熱證亦有因久服熱藥而得之者但
有虛實之分耳進士周本道年近四十得惡寒證服
附子數日而病甚求余治診其脈弦而似緩遂以江
茶入姜汁香油些少吐痰一升許減綿大半又與通
聖散去麻黃大黃芒硝加當歸地黃百餘貼而安又
一色日婦人年近六十六月內常覺惡寒戰慄喜啖

熱御綿多汗如雨其形肥肌厚已得附子三十餘但
渾身痒甚兩手脉沉瀋重取稍大知其熱甚而血虛
也以四物湯去川芎倍地黃加白朮黃芪炒藥生甘
草人參每貼二兩重方與一貼腹大泄目無視口無
言予知其病熱深而藥無反佐之過也仍取前藥熟
炒與之蓋借火力為嚮導一貼利止四貼精神回十
貼病全安又蔣氏婦年五十餘形瘦面黑六月喜熱
惡寒兩手脉沉而瀋重取似數以三黃丸下以姜汁
每三十粒三十貼微汗而安彼以積熱痼冷為叙方
之篇目其得失可知矣

泄痢一門其用鍾乳健脾丸朝真丸駐車丸訶梨勒

丸大温脾丸黃連阿膠丸胡粉丸桃花丸訶梨勒散
木香散七棗湯赤石脂散養臟湯御米湯金粟湯狗
頭骨丸豆蔻丸肉豆蔻散三神丸丁香豆蔻散止瀉
丸皆用熱藥為主治以瀉藥為佐使當為腸虛感寒
而成滑痢者設也彼瀉痢者將無熱證耶將無積滯
耶內經曰春傷於風夏為膿血多屬滯下夫瀉痢證
其類尤多先賢曰濕多成瀉此確論也曰風曰濕固
不可得而通治矣况風與濕之外又有雜合受邪似
難例用瀉熱之劑今方中書證有兼治重不急者有兼
治後重者有兼治裏急後重者此豈非滯下之病乎
今瀉痢與滯下裏同論治宜實實虛虛之患將不俟終

日矣

或曰然則瀉痢與滯下為病不同治法亦別吾子其能通之乎

予曰經曰暴注下迫皆屬於熱又曰暴注屬於火又下痢清白屬於寒熱君火之氣火相火之氣寒寒水之氣屬火熱者二屬水寒者一瀉痢一證似乎屬熱者多屬寒者少詳玩局方專以熱澁為用若用之於下痢清白而屬於寒者斯可矣經所謂下迫者即裏急後重之謂也其病屬火相火所為其毒甚於熱也投以澁熱非殺之而何謹按仲景之法謂下痢脈滑而數者有宿食當下之下痢脈遲而滑者實也痢為

未止急下之下痢脈反滑當有所去下之安下痢不欲食有宿食者當下之下痢腹滿痛為寒為實當下之下痢腹堅實當下之下痢澀語有燥矢當下之下痢二部皆平按之心下堅急下之下痢已差至其時復發者此為下未盡更下之安下痢脈大浮弦下之當自愈風寒下者不可下下後心下堅痛脈遲此為寒宜溫之脈浮大此為虛強下之故也設脈浮革者因而腸鳴當溫之下痢脈遲緊痛未欲止當溫之下痢心痛急當救裏可與理中四逆附子輩下痢大孔痛宜溫之觀仲景可下者十法可溫者五法謂之下者率用承氣加減何嘗以砥丹巴硃決烈燥熱重毒

之劑謂之溫者率用姜附為主何嘗用鍾乳龍骨石
脂栗殼緊滋燥毒之劑

或曰可下者豈非腸胃有積滯乎不用砒丹巴硃
恐積滯未易行也吾子以為未然幸發明承氣之
意可乎

予曰大黃之寒其性善走佐以厚朴之溫善行滯氣
緩以甘草之甘飲以湯液澀滌腸胃滋潤輕快無所
留滯積行即止砒丹巴硃毒熱類聚劑成丸藥其氣
凶暴其體重滯積垢雖行毒氣未過譬如強暴貪賊
手持兵刃其可使之徘徊顧瞻於堂奧間乎借使有
愈病之功其腸胃清淳之氣能免旁損暗傷之患乎

仲景治痢可溫者溫可下者下或解表或利小便或
待其自已區別易治難治不治之證至為詳密然猶
與滯下家同立方命論其後劉河間分別在表在裏
挾風挾濕挾熱挾寒挾虛明者經絡隄防傳變大槩
發明滯下證治尤為切要有行血則便自安調氣則
後重自除此實盲者之日月聾者之雷霆也

或曰局方治法將終不能彷彿仲景之方耶

予曰圓機活法內經具舉與經意合者仲景之書也
仲景因病以製方局方製藥以俟病若之何其能仿
彿也宋命近臣讎校方書彼近臣者術業素異居養
不同焉知為醫之事哉雖然知尊仲景矣亦未嘗不

欲效之也徒以捧心效西施爾觀桃花丸一方可見
矣即夏暑桃花湯也仲景以治便膿血用赤石脂完
者乾姜粳米同煮作湯一飲病安便止後藥意謂病
屬下焦血虛且寒非乾姜之溫石脂之澁且重不能
止血粳米味甘引入腸胃不使重澁之體少有凝滯
故煮成湯而藥行易散餘毒亦無局方不知深意不
造妙理但取易於應用喜其性味溫補借為止瀉良
方改為丸藥劑以麵糊日與三服其果能與仲景之
意合否也

或曰河間之言滯下似無挾虛挾寒者然乎否乎
幸明以告我

予曰泄痢之病水穀或化或不化並無努責惟覺困
倦若滯下則不然或膿或血或膿血相雜或腸垢或
無糟粕或糟粕相混雖有痛不痛大痛之異然皆裏
急後重逼迫惱人攷之於經察之於證似乎皆熱證
實證也余近年涉歷亦有大虛大寒者不可不知敢
筆其畧以備采覽余從叔年踰五十夏間患滯下病
腹微痛所下褐色後重頻併穀食大減時有微熱察
其脉皆弦而濇似數而稍長却喜不甚浮大兩手相
等視其神氣大減余曰此非滯下憂慮所致心血虧
脾氣弱耳遂與參朮為君當歸身陳皮為臣川芎炒
白芍藥茯苓為佐使時暄熱甚加少黃連與兩日而

安梅長官年三十餘奉養厚者夏秋間患滯下腹大痛有人教服單煮乾姜與一貼痛定少頃又作又與又定由是服乾姜至三斤八日後予視之左脉弦而消大似數右脉弦而稍大減亦似數重取之似緊余曰此必醉飽後喫寒涼太過當作虛寒治之因其多服乾姜遂教四物湯去地黃加人參白朮陳皮酒紅花茯苓桃仁煎入生姜汁飲之至一月而安金氏侵年近四十秋初尚熱患滯下腹但隱痛夜重於晝全不得睡食亦稍減口乾不飲已得治痢靈砂二貼矣余視之兩手脉皆濇且不勻神思倦甚飲食全減因與四物湯倍加白朮爲君以陳皮佐之與十數貼而

安此三病者若因其逼迫而用峻劑豈不悞人
或曰局方諸湯可以清痰可以消積可以快氣可以化食口鼻既宜曾膈亦舒平居無事思患預防
非方之良者乎

予曰清香美味誠足快意揆之造化恐未必然經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氣爲陽宜降血爲陰宜升一升一降無有偏勝是謂平人今觀諸湯非豆蔻縮砂乾姜良姜之辛宜於口非丁香沉香檀蘇桂之香宜於鼻和以酸醎甘淡其將何以悅人奉養之家閑佚之際主者以此爲禮賓朋以此取快不思香辛升氣漸至於散積溫成熟漸至鬱火甘味戀膈漸成中滿脾主

中州本經自病傳化失職清濁不分陽亢於上陰微於下謂之陰平可乎謂之陽秘可乎將求無病適足生病將求取樂反成受苦經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久天之由也其病可勝言哉

或曰舍利別非諸湯之類乎其香辛甘酸殆有甚焉何言論帶之及也

予曰謂之舍利別者皆取時果之夜煎熬如飴而飲之稠之甚者調以沸湯南人因名之曰煎味雖甘美性非中和且如金櫻煎之縮小便杏煎楊梅煎蒲桃煎櫻桃煎之發胃火積而至久濕熱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僅有桑椹煎無毒可以解渴其餘味之美者並是嬉笑作罪然乎否乎

或曰婦人一門無非經候胎產帶下用藥溫暖於理頗通吾子其無忘言乎

予曰婦人以血為主血屬陰易於虧欠非善調攝者不能保全也餘方是否姑用置之若神仙聚寶丹則有不能忘言者其方治血海虛寒虛熱盜汗理宜補養琥珀之燥麝香之散可以用乎面色痿黃液體浮腫理宜導濕乳香沒藥固可治血可以用乎胎前產後虛實不同逐敗養新攻補難並積塊堅癥亦白崩漏宜於彼者必妨於此而欲以一方通治乎世人以其貴細溫平又喜其常服可以安神去邪令人有子

殊不知精溫成熱香竄散氣服者無不被禍自非五臟能言醫者終不知覺及至變生他病何曾歸咎此丹余姪女形色俱黃以得子之遲服此藥背上發癰證候甚危余診其脉散大而瀉急以加減四物湯百餘貼補其陰血幸其質厚易於收救質之薄者悔將何及若五積散之治產後餘血作痛則又有不能忘言者以蒼朮為君麻黃為臣厚朴枳殼為佐雖有芍藥當歸之補血僅及蒼朮三分之一且其方中言婦人血氣不調心腹撮痛閉而不行並宜服之何不思產後之婦有何寒邪血氣未充似難發汗借曰推陳致新藥性溫和豈可借用麻黃之散附以蒼朮枳朮

虛而又虛禍不旋踵率爾用藥不思之甚

或曰初產之婦好血已虧瘀血尚留黑神散非要藥歟

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理之常也初產之婦好血未必虧汚血未必積臟腑未必寒何以藥為飲食起居勤加調護何病之有誠有汚血體怯而寒與之數貼亦自簡便或有他病當求病起何因病在何經氣病治氣血病治血寒者溫之熱者清之凝者行之虛者補之血多者止之何用海製此方不恤無病生病彼黑神散者用乾姜當歸之溫熱黑豆之甘熟地黃之微寒以補血之虛佐以炒蒲黃之甘以防出血之

多考藥之酸寒有收有散以為四藥之助官桂之大
辛熱以行滯氣推凝血和以甘草之緩其為取用似
乎精密然驅逐與補益似難同方施治設有性急者
形瘦者本有怒火者夏月坐蓐者時有火令姜桂皆
為禁藥論語未達之戒不知誰執其咎至於將護之
法尤為悖理肉汁發陰經之火易成內傷之病先哲
具有訓戒胡為以羊雞濃汁作糜而又常服當歸丸
當歸建中湯四順理中丸雖是滋補悉犯桂附乾姜
倍熱之劑臟腑無寒何處消受若夫兒之初生母腹
頓寬便啖雞子且喫火鹽不思雞子難化火鹽發熱
展轉為病醫者不識每指他證率爾用藥寧不悞人

余每見產婦之無疾者必教以却去黑神散與夫雞
子火鹽諸般肉食且與白粥將理間以此少石首煮
者令甘淡食之至半月以後方與少肉若雞子亦須
豁開淡煮大能養胃卻疾彼富貴之家驕恣之婦卒
有白帶頭風氣痛膈滿痰逆口乾經水不調髮脫體
熱皆是陽勝陰虛之病天生血氣本自和平曰勝曰
虛又焉知非此等繆妄有以啓之耶

靈又滋味非藥性為本以治之服

藥皆要辨類之味天主血氣本自時平日每曰

亦自帶血風原氣而動氣能日此滋本不勝發氣

帶開氣本大非香日時天對言量其之味氣本

亦本甘香事之本平日必對其本與本因本候

火雖靈亦非肉合日與大白帶神散開以本少

局方發揮終之飛天得本必對其本與本因本候



